

塞外驚鴻

鄭證因著

第一集



鄭證因著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R541 212 0025 91708

塞外驚鴻

第一集

上海新流書店印行

L 508859

目次

- 一、郊原試馬驚逢怪客.....一〇
- 二、夜訪雙松嶺.....一一〇
- 三、塞外驚鴻棲牧場.....一二〇
- 四、廉吏結怨權奸.....一三〇
- 五、慧眼識英雄.....一四〇
- 六、夜偵將軍府.....一五〇
- 七、鐵雲峯城南追祕札.....一六一
- 八、御史宅羣醜逞凶餘.....一七一

塞外驚鴻

第一集

鄭證因著

一 郊原試馬驚逢怪客

在甘肅省河西四郡，是甘肅省西部最富庶之區。這一帶土脈肥沃，水草豐盛，最宜於畜牧，在積石山下有一處大牧場，字號是西豐，西豐牧場的場主武凌源，是個闖江湖的朋友出身，爲人慷慨豪俠，他在積石山前立下這個買賣來，雖則不過五六年的光景，他這個西豐牧場的營業，蒸蒸日上，這西寧一帶是牛羊騾馬出產之地，這武凌源他早年更到過關東，在關外他也幹過幾年牧場，不過那時他是給人家作事，他一身的本領，不能盡量施展出來，來到甘肅省自己幹了這個字號，他把個人全副的精神，全用在這個買賣上，更因爲心腸熱，待人厚，得了幾個好幫手，這個買賣一天比一天發達，也多半由於這幾位馬師真替他出力，這個買賣，就算立住根基。

場主武凌源手底下這幾個馬師，一個叫馬龍驤，一個叫楊四虎，一個叫牛金榜，一個叫孟振剛。這四個師父，手底下全有極好的功夫，他們在這西豐牧場，全是盡心盡力的幫助場主，發達這個營業。此時正在夏末秋初，這是一個秋高馬肥的時候，牧場裏買

賣是很忙，每天差不多全有馬販子，跟官府到這裏採買大批的馬羣。

此時在中午過後，牧場中正在熱鬧着，馬師楊四虎等帶着一般伙計們，從大圈上趕出大撥的馬來，馬師跟掌竿的全在馬溝旁照顧着，這裏跟關外牧場的規矩是大同小異，過數目時也是論溝的講，這次客人還是從山東省來的官府，他們是成立的隊伍，用的牲口多，這一回買賣數目很大，伙計們全是高高興興地把馬羣全拴好，這一次他們就買三百多匹，這種牲口全是訓練出來的，這裏過着馬，靠場子西邊一帶，還有二三十個伙計們在調着烈馬，一個個全是身軀健壯，手底下熟練，有的手中揮着長鞭，有的拿着套馬竿，這種長鞭子每一揮動，「吧啦吧啦」的響着，聲震長空，不論多厲害的烈馬，到了這般人手中，早晚叫這牲口服服貼貼。

武凌源的兒子武玉驄，他是一個英俊的少年，還是在關外生的，隨着父親來到甘肅，他現在雖則才十七歲，却練得一身好本領，幫着父親經營這個西豐牧場，此時他正在跟馬師牛金榜照顧着伙計們，訓練烈馬，武玉驄向牛金榜道：「牛師父，你看金伙計跟周三手裏這兩匹牲口，一定不會錯，可別叫他們歸大圈，牛師父你認爲怎麼樣？」馬師牛金榜微微一笑道：「小場主，你的眼力真不含糊，不錯，這兩匹牲口，脚程一定慢不了，不過這種馬性情是各別的烈，必須要多訓練幾天才好。」

小場主武玉驄笑着向牛金榜道：「牛師父，咱們何不趁這時候，把這匹牲口放放性？」牛金榜道：「小場主，你可別這麼胡鬧，這種牲口不排練幾天騎不得，出了差錯，你叫我在場主面前，不顯得丟人麼？」武玉驄道：「牛師父，你怎麼胆子越練越小，這種牲口就不能騎了麼？咱們不往遠處去，只在圍子外邊轉他幾週，把牲口的力量折騰盡了，他就老實了，牛師父，你也看看小姪近來的功夫怎麼樣。」他說着話，就向伙計招呼，把這兩匹牲口趕緊攏過來，兩個伙計因為是小場主的吩咐，不敢不聽，可是那個周三却說道：「小場主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連好韁繩全沒有，這個馬也不能上鞍子，如何騎得。」小場主武玉驄，那肯聽伙計的話，這兩匹牲口，一匹是玉獅子的皮毛，那一匹是一身赤火炭似的，武玉驄把這匹玉獅子籠頭抓到手中，他飛身竄上馬背，這種牲口他是不叫人騎，立刻唏嘩嘩一聲長嘶，已經四足前後的翻騰跳躍，可是武玉驄兩腿用力一攏，這匹牲口已經往圍子邊衝去。

馬師牛金榜，他可不敢不跟着小場主了，他也趕緊把老金手中牽的這匹赤火炭接過來，飛身上馬，追了下去，這個牛金榜他的騎術是特別好，他襠裏一合上勁，這匹牲口他先前是不好好的跑，昂首長嘶，甩頭掉尾，左竄右撞，他是要把背上人摔下去，可是這個牛金榜，腕子上也用了力，襠口裏扣得那麼嚴，任憑這頭烈馬怎樣的施威，也好

像粘在馬背上一樣。

小場子武玉驄功夫也是真好，這種沒訓練出來的牲口，若是沒有把握，決不敢騎他，只要一出差錯，就得摔個半死，場子裏上百頭的牲口，也有在那裏訓練的，也有圍着牧場四週飛馳着的，大柵前一帶，又正在大幫的馬羣，預備出場，所以這爺兩個貼着圍子邊一直的竄出牧場，別人全沒理會，武玉驄騎着這四玉獅子烈馬，真是風馳電掣。

凡是會騎牲口的，只要見着好馬特別愛，武玉驄是十分得意，順着積石山邊一直的往東南飛跑下來，仗着這一帶地勢比較着荒涼，雖則山邊也有種地的，也有往山上砍木柴的，可是這兩匹牲口，在這種地方仍可以任意飛馳，眨眼間就出來五六里，馬師牛金榜看到前面小場主身形是真穩，襠口裏力量真足，自己暗暗贊嘆，這真稱得起父是英雄兒好漢，小伙子是真肯下功夫，牲口騎得真好。

牛金榜這時不住的向前喊着：「玉驄，韁繩往左帶吧，圈着前面那個山脚，咱們往東轉下去，別盡是往遠處跑，場主那邊或有什麼事。」他這麼招呼着，武玉驄倒是願意聽牛金榜的話，不過牲口現在剛跑了這麼幾里路，他的野性，絲毫沒有收斂，雖則騎術好，可是也不能完全控制牲口所去的方向，並且這一帶所經過的地方全是山邊，多半是石頭道，若是硬領韁繩，極容易出險，總得順着牲口的性子，慢慢的叫他轉變方向。

到了前面一個小山口，本是可以往東轉過去，小場主武玉驄，往左帶了一下，可是這匹牲口，唏噓一聲長嘶之下，他往右用力一甩頭，他是故意的要跟馬上人較勁，往左帶他，他是偏往右用力掙扎的竄下來，武玉驄扭了扭頭，向後面招呼道：「牛師父，這傢伙真硬，帶不動他。」前面也就是一二里，那邊有一條寬山道轉過去，馬走如飛，說話也就是聽個一半，馬師牛金榜也看出小場主是攏不住韁繩了，他心想多走個十里八里也好，索性叫武玉驄把汗出透了，免得他往後不聽話，這兩匹牲口，一前一後，如飛的向東南疾馳下來，又出來有二三里地，牲口這麼絲毫不停的往前猛竄，牲口身上也見了汗，武玉驄也覺着不大得勁了。

本來這種沒有鞍子的馬背，牲口一出汗，自己的襠裏特別難受，遠遠望見往東去的那個橫山口，這裏是斜穿着積石山的一個小山脚，這座山可不是頂這裏爲止，山是很大，往東西綿延二三十里，不過這裏是一條平坦的橫山道，從這裏轉過去，往東去也就是二里多，就可以折轉歸途，仍然奔牧場，牲口這時力量比先前稍減，小場主武玉驄，手攏攏緊了韁繩，早早的預備着，這次無論如何，不能叫他再往前衝下去，那一來太遠了，總得往前出去十五六里路，才有往回圈的道路，武玉驄用力的往左一攏韁繩，牲口還是掙扎，可是武玉驄却和他較上勁，寧可叫他揚蹄打盤，在這裏轉幾個圈，也不叫他再

往前闖了，這匹玉獅子，他仍然是拚命掙扎，揚蹄狂跳，可是小場主武玉驄襠裏又加上幾分勁，用力的擄住他往左盤旋疾轉。

騎這種牲口，要叫胆小的看見，全吓死了，牲口前蹄往起一揚，簡直的是整個的站起來，騎馬的人，就完全得仗功夫的深淺來控制他，只要襠裏力量一卸，就得被捧下馬背，後面的馬師牛金榜，騎的這匹赤火炭已經竄過來，他竟是用力的一帶韁繩，他反倒竄進橫山道，氣得這個武玉驄怒罵了聲：「好畜生，你敢擺治我。」他竟是趁着這匹玉獅子前蹄往下一落，身軀一平，武玉驄韁繩完全扣在左手內，騰出右手來，抓住一把馬鬃，這種動作，是上下同時，手裏這一變換，雙足用足了力，用足踵，猛然向馬腹的兩旁磕了一下，手底下可是韁繩絲毫不放鬆，這匹玉獅子正是一個盤旋大轉身，在負疼之下，蹄聲嘩一聲長嘶，四蹄一用力，嘯啦的山道上石塊一片暴響，已經竄進東山口，他跟着一路狂奔，仍然竄在牛金榜的頭裏去。

小場主武玉驄此時汗把衣服全浸濕了，可是心裏痛快了，他是不願意讓馬師牛金榜壓過他去，順着這條橫山道一直的向東，這八隻馬蹄翻飛着，山道上起着一陣暴響，幸爾這時山道上寂靜無人，山坡上有砍柴的，伐樹木的，全被這兩匹烈馬奔馳的情形，引得探身張望，他們可全認識，這是西豐牧場的人，住在什麼地方的人，近於什麼，他們

守着這麼個大牧場，他們雖不是幹這行的，耳濡目染也懂得些了，看到這兩匹烈馬，一紅一白，真是十分神駿，所以手底下全停了操作，有的在山坡上面還追着往東趕下來，看這兩匹牲口和馬上的人，眨眼間已經到了東山口。

牲口是得往北轉，小場主武玉驄這匹玉獅子往山口外一竄，他在馬上不由的怪叫了聲，手底下用足了力，把韁繩用力的帶滿了，硬把這頭牲口圈得轉回來，在山口邊上打盤旋沒衝出去，這種牲口，不容易收韁，這還仗着是跑了這麼遠的路，若是才從牧場裏出來時，弄這一手，非出事不可了。牛金榜他也跟着趕到，眼中更看到山口那裏倒着一人，掙扎着往起爬，牛金榜趕緊的用力一圈牲口，他從馬背上跳下來，牲口掙扎，可是他口中連續喊着，用力的一擋籠頭，算是把牲口強自停留下，可依然是隨着他轉，不過跑不出去了，小場主武玉驄，也是很快的從馬背上翻下來，他那裏也是連續的和牲口較勁，他把這匹玉獅子帶回山口旁一棵大樹下，把他拴在那，仗着樹根下遍生青草，牲口汗也出得多，力氣也用得差不多了，才算是不住的跟韁繩較着勁，喘着草。

小場主把頭上汗抹了一下，向牛金榜道：「真要命，這個人他這條命是白檢的，你去撞死怨誰？」趕情山口邊，正有一個行路人，他是由南往北從山口邊橫着過來，武玉驄的牲口疾馳過來，決沒看見山口邊有人，趕到牲口已經到了山口近前，這個人突然的

到了山道口的當中，牲口只要往外一竄是整把他踢死，武玉驄一勒韉繩，可是這個人驚懼的往東一竄，摔在那裏，口中更喊出：「我的媽呀！」這時武玉驄緊向山口外走過來，摔倒的人，還在哎喲着，掙扎爬起，看這個人年紀，也就在五旬左右，是一個走長路鄉下人打扮，揹着一個包裹，一身短衣服，一頂草帽子也摔在地上，他此時爬起，還不住的用手扶着腿，哎喲着道：「可吓死我了。」小場主武玉驄聽他的口音，也不是此地人，大致是河北一帶的客地人。

武玉驄十分憤怒，一邊拭着汗，到了近前，向這個行路人道：「老鄉，摔傷了沒有？」這個人抬頭看了看武玉驄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腿上碰壞了兩處。」武玉驄把面色一沉，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你不是個鬻子，兩匹牲口從山道裏跑出來，就是離着一兩箭地也能聽得見，你若是從道口南早走出來，應該已經竄過路口，馬到了，你若是才往前走，應該退回去，老鄉，你是有什麼心事，這是鬧着玩的麼？你又是一個外鄉人，倘若出了意外，算我們欺負人，還算你走路不長眼，這又是兩匹烈馬，若不是拚着命的把他勒住，老鄉，恐怕你要給馬踏扁了？往後小心些吧！我們當地的不能欺負外鄉人，還能走不能走？傷重跟我們回牧場給你上藥，怨我們海氣吧。」

這時牛金榜他却拉着這匹赤火炭湊過來向小場主武玉驄道：「玉驄，老鄉若是沒受

什麼重傷，不必多說了，沒出事已經是很萬幸了。」此時山上的砍柴人，有兩個已經從上面翻下來，他們是往山口這裏看熱鬧，這個外鄉人，他決不向武玉驄客氣，所答非所問的道：「你可是西豐牧場的師父麼？沒領教你貴姓？」武玉驄是不願意答理他，本來就是一肚子怒火，只爲父親平時不斷的告誡着，對於山邊一帶的老鄉們，可不許有絲毫強暴，咱們幹的是營業，到處全要朋友幫忙，吃什麼虧，不准得罪人，所以武玉驄強忍着怒火，不敢過甚的發作，武玉驄道：「我問你傷重不重，你問我作什麼？我姓武，不錯，是西豐牧場的。」

這個人他却把手中的大草帽子拍了拍上面的土，揚言道：「對不起二位，我也不給你們賠不是了，我還有要緊的事得趕路。」他身軀轉過去，可是一俯身去拍腿上的土，却用後膀撞了武玉驄一下，口中低聲說：「今夜三更左右，叫場主祕密帶人到雙松嶺接我們，告訴他，老鐵到了，有要緊的事，千萬照辦。」他是一邊拍着，一邊說着，跟着直起身來，向前走去。

這一來把武玉驄倒鬧怔了，可是這個人把大草帽子往頭上一扣，頭也不回，一直的向山口對面一條樹木夾峙的小道走去，馬師牛金榜，對於這個人低聲說的話，只聽了一半，那兩個砍柴的人，也走過來，不過他們躲着牛金榜的這匹赤火炭，怕被牲口踢着，

內中一個却招呼道：「小場主，你受驚了，這個行路的真可恨，我們在高處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分明是看見馬到了，偏偏的硬往山口這裏橫闖過去，這個傢伙簡直是找死，小場主，你是真厚道，這種東西，還不把他打一頓，這麼便宜他，叫他走去。」

武玉驄笑了笑，道：「老鄉們，咱們全是當地人，他一個外鄉人，大約有什麼心事，好好的還會自己找死麼？隨便的打人，叫人笑話。」小場主武玉驄向這兩個砍柴的敷衍幾句，立刻向馬師牛金榜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咱們回牧場吧。」牛金榜點點頭，牲口原本就不馴服，牛金榜趕緊飛身上馬，武玉驄把玉獅子解下來，出了東山口，追隨着牛金榜的後面，一直的奔牧場，這個牛金榜也是有經驗的闖江湖朋友，他對於方才的事，在路上一字不問，馬走如飛，一同翻回牧場。

二 夜訪雙松嶺

他們出來差不多兩個時辰，現在的太陽已經往西沉下去，大撥的馬羣，已經出場去了，場子裏面調練烈馬的，也各自趕着牲口上圈，可是這兩匹牲口，一直的衝進牧場，狂奔後面大圈，老場主武陵源站在大櫃前，他是早聽見伙計們報告，小場主和牛金榜壓着烈馬，出場去試腳程，此時場主見他二人回來，因為隔着老遠，不便發話，不由的瞪

了武玉驄一眼，轉身回櫃房。

這爺兩個一直的到了後園，把這兩匹牲口交給周三，武玉驄告訴周三：「好好的照顧這兩匹牲口，有客人來看馬時，千萬別給他們看這兩匹，單拴在小槽上，留着自己用了。」周三答應着，這爺兩個全是一身汗，一身土，一同到馬師的住房中，擦洗完了，全換了乾衣服，武玉驄低聲向牛金榜道：「方才那個人說的話，你聽清了麼？」牛金榜道：「我只聽了一半，這個人分明是有來路，所以路上我也不敢問了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，這個人是誰？」武玉驄遂把那個人說的話，重學說一遍，向牛金榜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也不清楚，此人說話的情形，十分嚴重，他說他叫老鐵，在山口那邊我一點也想不起來，現在想起來，還不定對不對？我可聽說我父親有一個師兄，本領好極了，在關東三省，很闖過萬，可是牛師父你也看見了，年歲不對，那情形一定比我父親年歲還小，咱們別瞎猜，趕緊去報告場主，就知道怎麼回事了，可是這位大爺這麼開玩笑，真要人的活命，幾乎把我從馬上摔下來，要真是一二年前，我說什麼也得打他，幸虧我沒動手，一動手還打出亂子來，多糟糕。」

牛金榜道：「別說閑話，趕緊到大櫃上，玉驄，我想場子裏雖沒有外人，你還是慎重一下，把場主調出來，外邊說，恐怕事情關係太大了，別弄出差錯來。」武玉驄點點頭

頭道：「牛師父說的對，我栽跟斗不算回事，我是地道的雜兒，牛師父你是老江湖了，跟着我栽了跟斗，我怎對得起你？」牛金榜氣的哼了一聲，向武玉驄道：「別學油嘴滑舌，加緊的練功夫，今天牲口上還不是教訓麼！」爺兩個說着笑着，一同夠奔大櫃前，牛金榜他看了看附近沒有人，這時是牲口上圈的時候，差不多全在圈上忙着，他遂站在樹蔭下等待着。

武玉驄來到大櫃房內，場主剛洗完臉，坐在那喝着茶，管帳的先生，在那和馬師馬龍驤算着帳，武玉驄進來後，向馬龍驤打了招呼，跟着向武凌源招呼道：「爹爹，今天你夠累的，這筆買賣作得很順當。」武凌源哼了一聲道：「玉驄，不是我當着人教訓你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練功夫練馬，我不管，你也得分時候，場子裏正在忙着，就是沒有你的事，一個少場主，也該照顧着才進圈的牲口，你這麼張狂賣弄，出了事，叫人笑話我，今天有牛師父跟着你，我不便多責備你，免得叫牛師父不快，他教你練功夫，很辛苦了，玉驄，我說的話是不是？」

武玉驄趕忙的連連答應道：「爹爹別生氣，我記住了。」他跟着跑上前來，說道：「爹爹茶涼了，我給你老換一碗。」武凌源却伸手把碗一按道：「玉驄，不要學這種樣子，我最不喜歡小殷勤，剛斟上的茶會涼了麼？」武玉驄趁勢向場主的手上一碰，背着身

子，使了個眼色，武陵源哼了一聲，可是武玉驄轉身低着頭往外走，眼角向馬龍驤和管帳先生掃了一下，馬龍驤却向他微笑着，武玉驄走出大櫃外，背着手作爲閑溜，湊到樹蔭下，和牛金榜站在一處。

等了很大的工夫，武陵源才走出來，來到近前，向武玉驄道：「鬼鬼祟祟，是作什麼？我們爺們從來沒有背人的事，馬老師父可不吃這個，牛師父是什麼事？」這個武陵源是久歷江湖，風塵中有經驗有閱歷的人，他就知道不是兒子和自己說私話，所以反向牛金榜問，牛金榜遂把方才東山口的情形，細說與武陵源，武陵源倒吸一口氣道：「有這種事，這個人相貌是什麼樣？」武玉驄道：「比爹爹身量矮些，黑紫的臉，眉重眼大，大約左眼眉上有一顆很小的紅痣，不是離着近看不出來，年歲也比爹爹小。」

武陵源吃驚的說道：「哎呀！這是我鐵師兄，他這是什麼事？我們可多年沒見面了，從去年我才聽說他到了北京，可不知道他作了什麼事？」武玉驄道：「爹爹，這個人年歲比你小，不會錯了麼？」武陵源道：「不會錯，跟我同堂學藝，他年歲比我小，入門戶却比我早，此人怎會到了這個地方？這情形他分明是知道我在這裏幹着買賣了，不然他不會問你，爲什麼不一直的往我這裏來，難這他惹了什麼禍麼？玉驄，你這麼謹慎固是應該，伙計們面前口頭上可以謹慎一些，因爲事情真象未明，不過我們師門中，規

矩很嚴，不論在江湖上混得怎麼樣，決不會走錯了步，他恐怕現在惹了什麼禍，你們爺兩個跟我到大櫃上，場子的幾位師父，全是好弟兄，什麼事全能替我擔當。」說着話，轉身夠奔大櫃，牛金榜武玉驄也一同跟回來。

武凌源趕緊叫兒子武玉驄，把馬師孟振剛楊四虎全請來，玉驄很快的把這兩位師父請到櫃房，武凌源向這四位師父，把這件事說了一遍，跟着說道：「咱們弟兄幾個，雖然過去相處的日子沒有多久，這幾年來，咱們總算換了心，我無論什麼事，決不背着你們弟兄四個，玉驄所聽到的話，決不會假，何況有牛師父跟隨，我這位師兄，名叫鐵雲峯，他是久走關東三省，鏢行也幹過，也鋪過幾次場子，武功本領比我強得多，並且我武凌源也敢担保，他的行為正直，是一個關江湖的好朋友，此次他突然來到甘肅，定然是有極重要的事，恐怕走露風聲，形跡上才這麼隱秘，我們在這裏幹這個西豐牧場，咱們是正當營業，一點非分的事決不敢作，可是我這個師兄竟叫夜間到雙松嶺去接他，我自己拿不過主意來，我是帶着人去，還是自己去，我們師兄弟雖則多年不見面，可是我仍然是相信他，我本身決不防備有什麼意外，哥幾個替我想應該怎麼辦？」

馬龍驤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江湖朋友，向場主武凌源說道：「場主，這位鐵雲峯師父，他既然是你同堂學藝親師兄弟，你應該放心，他這種情形，分明是他現在遇到什麼禍

事，疾風知勁草，患難顯賓朋，在這種時候正需要朋友來幫忙援助，我們不過多謹慎一些，可並不是防備於我們本身有什麼不利，也正是爲得這位鐵師父他行蹤上這麼嚴密，所約定的地方又有一個極荒涼的所在，我們去迎接他，要十分祕密才好，晚間去時，最好我們弟兄還是跟隨了去，事情是太可疑，到了時候倘若有了什麼意外的變故，多兩個人也好應付。」

場主武陵源點頭答應。武陵源跟着向櫃房裏管賬的先生吳仲仁說道：「回頭他們倘若問我時，就說我們是商量買賣，千萬不要提我們所說的事。」吳仲仁答應着，伙計們跟着送進燈來，場主武陵源和四位馬師，一同在櫃房吃過晚飯。

小場主武玉驄，他也要跟隨了去，武陵源告訴他，事情真象如何無法猜測，這四位師父全這麼熱心，我不能夠不全叫他們去，無論留下那一位，也叫他們疑心，我是有偏有厚，我們牧場時時須要有人警戒照顧，不用我細說，你也明白，幹牧場雖則也是作買賣，可是幹這一行的人，你看得清楚，絕不是平常商人所能作的了，時時得提防有意外事發生，並且我們這種買賣跟幹鏢行是差不多，全憑聲望，朋友多，只要一出事，一栽跟斗，這個買賣就沒法幹下去了，所以牧場裏防衛警戒，一時也不可疏忽，你不要跟了去，我們走後，你要好好地警戒着。」武玉驄點頭答應着。

武凌源跟着向馬龍驤等說道：「我們走時，還是從圍子越出去，免得叫看守柵門的弟兄猜疑，事情只要弄明白了，我們場內的弟兄們全是有血性的朋友，到可以明白告訴他們，孟老師你想好麼？」孟振剛道：「就這麼辦！現在已經起更了，到雙松嶺去，可有十幾里的路，我們還是早走一刻，時候也差不了多久。」場主武凌源答應着，各自收拾，全是一身短小的衣服，武凌源招呼着大家，把各人的趁手傢伙，全帶在身邊，以防意外，這五個人很快的全收拾好，馬龍驤道：「我看我們帶一個孔明燈走，因為我知道我們這五個人現在手底下全沒有千里火這一類的東西，萬一有用火亮之處，不比較着便利麼。」武凌源點點頭。

此時這西豐牧場，凡是夜間管巡查守衛的，全有人按着規矩去分班防守牧場，有專管巡查大圈的，有專管巡查圈子的，反正這一夜，牧場中常川總有廿多人，上班保護。場主武凌源等這五個人，悄悄地離開大櫃，楊四虎馬龍驤這兩個人竄在頭裏，一直地撲奔牧場北邊的柵牆，這種牧場，大半全是這種建築，所以幹這種營業，一來是產馬之區，二來是水草豐盛之地，並且建築這種好幾里地的大圈子，若不是近山有木材的地方，這圍子，就建築不起，這種圍子不求美觀，只求堅固，完全是用碗口粗的樹幹，可沒有多高，至多不過一丈，下面埋深，外面還有一道壕溝，因為這裏養着上千頭的馬，時時

得防備着大羣的馬驚竄，並且更得防備盜馬賊，他們本行名叫「風子幫」，這種盜馬賊的本領，有你想不到的力量，就這麼堅固的木柵，你只要防守上疏忽，他們也照樣的能破壞，尤其他們有制服牲口的特別手段，往往他們只在木柵這裏破壞三四尺的地方，他們就能弄走幾十頭牲口，牲口遇到他們手內，服服貼貼地連嘶鳴全聽不見，所以牧場裏夜間是最重要的時候。

這五個人此時到了東柵牆這裏，這幾位師父以馬龍驤孟振剛這兩個人武功本領最好，全是練武的出身，可是空有一身本領，潦倒江湖，懷才不遇，自從跟場主武凌源幹起這個西豐牧場來，總算是遇到武凌源這麼個識人的場主，對於他兩個人非常倚重，待他們也厚，這兩位師父也是拿出全副的力量來報答場主，有了工夫更教給小場主武玉驄功夫本領，楊四虎牛金榜這兩個人本領雖則少差些，可是刀槍棍棒也全拿得起來，尤其他們兩個人在沒到西豐牧場來，就幹的是這一行，對於牧場裏的本事，真比一般人高，也全是那麼有血性有義氣，這就叫物以類聚，那一路人交那一路朋友。

此時馬龍驤孟振剛輕輕一縱，已經竄上木柵頂，一飄身落到外面，牛金榜楊四虎也全跟蹤竄了出去，武凌源竟是沒往木柵頂停留，因為這裏是自己的家，柵牆裏外的形勢，不用看也能辨別出，一聳身已經落到木柵外，各自竄過壕溝，一直地撲奔這座積石山

的山邊，順着山坡下是先往東南繞過來，再撲奔正北，在這個時候，這一帶是絕看不到人蹤，順着山邊雖則不斷的有小村落，住在這一帶的全是過慣了鄉村人的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太陽一落下去，全是早早地吃過飯睡下，黑沉沉一片，只有不住的聽到斷續犬吠之聲，這五個人此時把腳底下加快，順着山邊緊走下來，離着那雙松嶺足有十一二里，他們這麼緊走到了雙松嶺附近，已經是二更過後了。

此時這五個人腳下放慢，場主武陵源向馬龍驤招呼道：「馬師父，眼前可就是雙松嶺了，不過雙松嶺可在前面這個山道交叉口的最高處，我鐵師兄他倘若來，也絕不會往嶺頭去，必是從眼前這個山道過來，不過這裏是一個三叉口的地方，我們全把身形隱起，能夠把這個三叉路口全看到，無論從那一條路來，我們全能早早地發現，這樣免得誤事。」

馬龍驤他把路口一帶形勢，略一查看之下，立刻叫孟振剛，牛金榜在北邊山嶺下，靠轉角的地方，把身形隱起，叫楊四虎跟場主武陵源守在南邊的山道轉角處，自己却往這個叉道裏邊，往東北去的一條山道上把身形隱起，這樣這一帶的道路就可以全照顧到了，這五個人把雙松嶺下三叉路口，就算完全把守着，靜靜地在這裏等待着，此時因為附近一帶全是很小的村莊，沒有大家富戶，可就聽不到打更梆鑼之聲，只有查看着天上

星斗的部位，辨別着時候的早晚，大致現在已經到了三更過後，場主武陵源有些焦躁不安了，也情實自己和這個師兄鐵雲峯，好多年沒見而了，最後一次的分別，還是在關外，現在突然得到這種奇怪的信息，事情的真相是絲毫不知，定規的地點，又有這麼個荒涼的地方，就仗着武陵源是深知師兄鐵雲峯，在師門中是個最優秀最正直的門徒，他這些年雖則沒發達起來，自己確信他不會走入歧途，他絕不會害了自己。

又等了很大的工夫，孟振剛忽然從山道口對面，「吧」的打過一個小石塊來，更向這邊低聲招呼道：「場主，你們身軀往外探一探，往西北那邊看，大約是有人過來了，怎麼還有一點昏黃的燈光閃爍着。」武陵源楊四虎，聽到孟振剛的招呼，他們趕忙從停身處移動着，往前探看，果然往西北去，離開有一二十丈遠，一條彎轉的道路上，有一點昏黃的燈光，倏隱倏現，因為那一帶樹林子很多，相隔着又遠，只為野地裏十分黑暗，所以這麼一點暗淡的燈光，也能夠看到，可是辨別不出究竟是什麼的，可是在查看的工夫，這點燈光比較先前初發現時近了，並且聽到「剛剛剛剛」的聲音，這辨別出是車輪子走在石頭上發出的響聲，因為離着還遠，場主武陵源忙向把守在山道內叉路口邊的馬龍驥低聲招呼道：「龍驥，你往這邊來。」

馬龍驥趕緊嗖嗖地一連幾個縱身，從山坡那邊竄了過來，往這邊一落，立刻向場主

武凌源低聲問道：「怎麼樣？可是有發現麼？」武凌源用手向西北那邊一指道：「你看，那邊有車輛過來，是否就是我鐵師兄到了，無法辨別。」馬龍驤往西北那邊看了一下，忙說道：「我們不要莽撞了，或許是連夜趕路的客人，或是鏢行保着鏢從此經過，我們不管他是什麼情形，不向我們打招呼時，我們可千萬的不要先行出聲招呼，很好，這車輛正是奔這邊來的，走近了我們就可以看清楚了。」

這時遠遠地那點昏黃燈光，越發看得清楚了，並且轉過一片樹林子，更看出是兩輛轎車，車走得很快，一直地奔這山口過來，這一來，場主武凌源可就十分失望了，因為師兄鐵雲峯，向玉驄打招呼時那樣小心隱秘，不敢叫旁人看出一點跡象來，此時絕不會這麼明着兩輛車出現在這條道上，那就無所謂秘密了，車輪「咕嚕咕嚕」地響着，已經到了雙松嶺下。

三 塞外驚鴻棲牧場

這兩輛車是兩個車把式趕着車，車帘是放着，也看不見車中的人影，這兩輛車轉過這個山口，是往南走，頭裏這輛車已經過了山口邊，場主武凌源已經是不敢指望了，這分明是夜間趕路的，忽然前面那個趕車的車把式「呀」的一聲，他跳下車沿，把牲口勒

住，帶着山東的口音，還是開口就罵，向後面車把式招呼道：「老張，停一停吧，真他媽的喪氣，車又出了毛病，收拾一下再走。」可是也沒看這車把式有什麼舉動，這個山口的兩邊飛過好幾塊小石塊來，「吧吧」的全打在山坡上，這一來，武凌源趕忙的用胳膊碰了馬龍驥一下，馬龍驥很快的也一連打出兩個小石塊，「吧吧」的全落在他兩輛車頂子上，這一來，頭裏的車把式他一轉身，往山邊這裏很快的縱過來，兩手攏在口邊，低聲招呼道：「武師弟可到了沒有？」

武凌源一聽這種招呼，這才知道鐵師兄已經假扮了車把式，自己趕緊地從山坡上小樹後一縱身，竄了下來，已經到了這個車把式的近前，招呼道：「你是鐵師兄麼？我是武凌源。」這個鐵雲峯伸手把武凌源的手握住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居然肯來，你還信得及這個師兄。」武凌源道：「鐵師兄，我們弟兄到了什麼時候，也是應該共患難的，師兄！你究竟是什麼回事？這兩輛車裏有什麼？師兄，我現在帶着牧場的師父們，他們全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要我作些什麼，只管吩咐我。」鐵雲峯道：「師弟，我告訴你大致的情形，事情是無法細說，車中有三個人，一個是御史顧庸方，一個是他的兒子顧家俊，一個是他女兒顧倩娥，他們爺兒三個身遭大禍，我從北京城把他們救出來，現在沒有地方投奔，只有師弟你這裏，可以暫時避禍，師弟你要幫助這個師兄，救他們父子脫過這

場大難，你可有什麼爲難的地方麼？倘若有什麼不便，師弟你可千萬不要客氣，我們可以立時逃往別處。」

武凌源趕忙答道：「師兄，你不必遲疑，你若不信這個師弟，就也不肯往這裏來了，這點事我作得到，可是有追趕他們的人麼？」

鐵雲峯忙答道：「對頭人若不是十分厲害，我也不致這麼費事，不過他們現在還到不了，可也趕緊地先逃到你們牧場裏，我再想脫身之策。」武凌源道：「可是用原來的車輛把他緊趕到牧場麼？」鐵雲峯道：「那麼走不成，現在得完全用金蟾脫壳之法，抽樑換柱的手段，把人替換出去。」武凌源忙說道：「師兄，應該怎麼作，你應該吩咐。」武凌源跟着一轉身，向山邊低聲招呼道：「你們全下來，跟着馬龍驤，孟振剛，楊四虎，牛金榜全從山坡上竄了下來，到了場主武凌源身旁，武凌源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師兄鐵雲峯，他帶了幾個人來，得到我們牧場暫避。」

這時鐵雲峯向馬龍驤等只拱了拱手道：「老師父們，我現在沒工夫和你們客氣了。」他跟着伸手從囊中抓出幾枚銅錢來，只見他這隻左手在胸前一橫，他手中連續的發出「錚錚」的聲音，馬龍驤等全懂得這是打出幾枚金錢鏢，不過他這金錢鏢的打法，實有獨到的功夫，腕子絕沒晃動，打符也遠，金錢鏢打出去，全落在兩邊靠山口的山坡上，

那邊也起着一片「叮咚」之聲，跟着山壁上有遠有近，有高有矮，連續竄下四個人來，一同撲到鐵雲峯身邊，他們可是一聲不響。

這一來武凌源跟四位馬師，又驚心，又慚愧，在山邊鐵雲峯早埋伏下四個人，自己這班人來到，還是暗地潛伏，這簡直成了笑話了，這幸虧不是臨陣對敵，倘若在這裏是等候仇人，真好像拿着肥羊往虎口邊送，自己找死來了，這時鐵雲峯向武凌源道：「師弟，現在可沒工夫給你引見，我們趕緊得把人換下來，他帶着這四個人，趕緊到了兩輛轎車前，頭裏一輛車，從車廂裏出來兩個少年，全是穿着長衣服，後面車內，他們伸手先拉出一條被子，扔在了車轆上，低聲向車裏說了兩句，裏面的人也鑽出車廂，坐在了車轆上，把一雙靴子脫下去，換了一雙，很快的把外面衣服脫下來，跳下車來，鐵雲峯拉着這個人緊向雙松嶺下，山口這邊走過來。

這時前面車裏那兩個少年，也照樣把外面衣服全脫去，潛伏在這裏的人，他們很快的各自把車上人的衣服全穿在身上，仍然是頭一輛車兩個，後面車一個，鑽進車廂，這時却有一個人替鐵雲峯趕頭一輛車，後面還是原舊的車把式，兩個趕車的把鞭子一換，口中吆喝着，這兩輛轎車順着山口前一直的斜向西南走下去，鐵雲峯向武凌源招呼道：「師弟，咱們是趕緊走，這位就是我的東家，這兩個少年，就是他的公子和女公子。」

武凌源在黑影中雖則辨別不清面貌，可是看見師兄所說的顧大人的女公子也改變了男裝，武凌源趕緊向孟振剛牛金榜低聲說道：「二位師父，頭裏先淌下去。」此時車上下來這爺三個是一語不發，武凌源更叫楊四虎馬龍驥兩位馬師在後面隔開一些，查看着四週，和後面一帶的道路上，武凌源在前面引路，完全是貼着山邊有草木的地方，掩蔽着形跡，更躲避着所經過的幾處小村落，武凌源前面引着路，可是不時注意身後跟隨的這三個人，見師兄鐵雲峯始終是挽着顧大人的手，走的雖則不慢，可看出師兄是幫着他。

那兩個少年，雖則走在這種山坡邊，更時時穿着樹木而行，可是腳底下全是那麼輕快，一路緊走，毫無阻礙，可是到了四更過後，才來到西豐牧場附近，武凌源腳底下略微放慢些，鐵雲峯領着這位顧大人緊走了兩步，趕到近前，武凌源低聲說道：「師兄，跟我來的這四位師父，全是我好些年交下來的朋友，決沒有差錯，師兄是可以放心的，可是牧場裏人太多，柵門那裏常川總有七八個人看門守夜，我們是明着走，暗着走，人太多了，我不敢說准怎麼樣。」

鐵雲峯略一沉吟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師弟，你想得週到，你們是明出來的，暗出來的？」武凌源道：「除了我們哥五個，還有大櫃管帳的先生，以及你姪子，別人全不知道。」鐵雲峯道：「那麼我們還是暗入牧場，容我看看風聲，再定規怎麼樣安置。」武凌

源答應了聲好，他仍然頭裏緊走下來，孟振剛牛金榜已經到了牧場附近，在壕溝前略等了一下，這班人走近了，他已經竄過去，低聲招呼道：「場主，快着點，場裏查夜的剛過去，後面的可也就快到了。」武凌源趕緊向師兄問：「師兄，他們三人大約全不能越圍子，我們幫幫忙吧。」鐵雲峯道：「只有這位老大人，需要幫忙，他們兄妹二人還可以進得去，不用管了。」此時孟振剛牛金榜已經翻進圍子內等候，鐵雲峯向跟隨身後的這兄妹二人招呼道：「辨別的清麼？腳底下留神。」二人是並不答聲，在壕溝邊略一張望，各自騰身縱過去，他們已經相繼一聳身，手攀住圍子的木柱頂，輕輕一翻，已落在圍子裏面，鐵雲峯在竄過壕溝之後，脚下不停，騰身而起，輕飄飄往圍子頂柱上一落，脚尖點木柱，落在了圍子裏面的地上。

孟振剛牛金榜在裏面看着，這位鐵師父擋着一個人，身形竟會這麼輕快，往下落時，這麼重的身軀，不離得近了聽不見一點聲息，這個人的功夫，真是練到家了，鐵雲峯已經把顧大人放下，後面的楊四虎馬龍驥，也跟蹤趕到，翻進了圍子內，武凌源仍然在頭裏領着，一直的撲奔前面大櫃，此時順着圍子的東北已經有兩匹馬如飛的向這邊疾馳過來，武凌源帶着這幾個人往前緊走，離開了圍子附近，查夜的兩匹馬似乎望到一點人影，內中一個已經在喝問：「什麼人？」馬龍驥他在最後，趕忙的發話答道：「我是查

夜的，你是張二虎麼？沒有事，走你的吧。」這兩匹牲口照樣順着圍子邊向西轉去。

武凌源等一陣緊走，到了大櫃房這裏，武玉驄已經迎了過來，武凌源低聲問：「櫃房內沒有別人麼？」武玉驄道：「吳先生已然睡下了，沒有人，我個人在這裏等候。」武凌源忙向孟振剛牛金榜道：「二位師父索性辛苦一下，到大圈上走一遭，再順着圍子騎牲口淌一下，回頭請到櫃房來。」孟振剛牛金榜答應着，趕緊照着場主的吩咐去照辦。武玉驄把門拉開，這班人一同走進屋中，大櫃這裏是一通連五間，靠着東邊也隔開一間，是管帳先生的臥室，這裏每夜是燈火不熄，這是平常的規矩，夜間場主們隨時出來巡查，進得屋來之後，鐵雲峯這才向他所領着的這位顧大人說道：「東翁，你大約太累了，不用客氣，這是我同堂學藝的親師兄弟。」武凌源等這才在燈下看清了所來的三個人。

這位顧大人年紀也就在五旬以上，蒼白的面色，面貌長得十分清癯，一望而知是個讀書人，他此時穿着一身短衫褲，却是商人穿的衣服，這兩個少年，全在二十歲左右，現在在燈下，武凌源等可辨別不出那一個是女的，尤其其他二人面貌長得一樣，只不過一個身量略高些，身上穿着一身樸素的衣服，頭上可全戴着青紗的便帽，這位顧大人聽到鐵雲峯的話，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雲峯，我還支持得住，不要介意，在這種生死關頭，

大禍臨身之下，無故的又招擾到你師弟這裏，叫人於心何安，你還不給我引見引見，別叫我太失禮了。」鐵雲峯趕忙指引着武凌源和這顧大人相見，顧大人自報自己的名字，他叫顧庸方，武凌源趕緊的替楊四虎馬龍驤報着名，鐵雲峯跟着叫這兩個少年向前相見大家，這才知道這個身量微高的是顧大人的公子，名叫顧家俊，他那位女公子名叫顧倩娥，武凌源忙着讓坐，武玉驄也先拜見了這位顧大人，然後向這位鐵師伯重行行禮。

這時在燈下看到這位鐵師伯，和山邊白天遇到他時完全變了樣，一身土黃布的衣服，粗布洒鞋，頭上罩着一條手巾，腰間還繫着一條襠包，完全是一個趕車腳的，可是此時楊四虎馬龍驤，已經暗中注意這個鐵雲峯，他此時雖則是這種土頭土腦的打扮，可是這個人的骨格相貌，另有一種不同之處，在山邊看到他，他也許是故意的掩飾形藏，愁眉苦臉，精神鬆懈，一點也看不出他是有一身極好功夫的人，此時一來到牧場，這個人的精神攝作起來，目蘊精光，眉梢眼角帶着一股威稜之氣，此時大家全行落坐，武玉驄把這裏預備好的茶，他挨位的獻上一碗。

鐵雲峯向武凌源道：「師弟，我們大約總有七八年沒見面了。」武凌源道：「還不止於，我記得和師兄在關東一別，到如今整整已經九年了，可是師兄依然和當年一樣，一點不顯老。」鐵雲峯點點頭道：「過得真快，一晃已經九年了，此次我這樣到你這裏

，來得太突兀了，事情已經逼迫到這一步，我入了甘肅境，不到西寧這裏，投奔你接應一下，恐怕要走不脫，不過這一來，也許給師弟你帶些禍來，那可真叫我這個作師兄的難過了，可是我要盡力而爲，或許還不致於這樣，我把這件事詳細的向你說一下，你也知道勢非得已，只好叫師弟你跟着担驚受累，幾位師父們也是格外的幫忙援手了。」鐵雲峯這才把此番帶着這位顧庸方大人和他的兒女逃到甘肅的原因，以及此後的打算，全說了一番。

鴻 驚 外 塞

這位顧庸方，他完全是科甲出身，飽學之士，他原籍是安徽鳳陽府人，自從入了宦途，也曾作了好多年的外任，這位顧庸方，學問既淵博，操行上尤其是廉正，雖然不能說什麼愛民如子，可是他自從作官以來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，全是得黎民的愛戴，可是這樣的好官，却在宦海中浮沉了多少年，沒有大發跡，這就是好人難作，他從一年前却入了都察院當了御史。

他是一個外任官，既會調京任用，並且給了他這麼個清淡的差事，費力不討好，最容易得罪人，這好像是暗中有權有勢的人來擺治他，可是顧庸方却處之泰然，並且是極對自己的心意。

個人這些年來，在外任作官，只賺了一肚子悶氣，他眼中所看到的一班有權有勢勳

貴，雖然不能一筆抹殺，究竟是壞的多，好的少，尤其是這幾年，官場上的風氣，江河日下，那一個掌權的大官，全是苞苴夜進，賄賂公行，賣官鬻爵，他們什麼違法的事全敢作，可憐這個御史衙門，就沒有一個敢動一動有勢力的人，只找那些個沒有倚靠，沒有援引的人下手，顧庸方一作了御史，自己也知道這個官不好作，可是自己身入宦途，也正好趁這個機會轟轟烈烈的作一下，也叫吏治振作一下，給那一班無法無天的權貴們下一次警戒，也叫他們斂斂跡，顧庸方這種打算，就是取禍之道，不過他也是得把自己的脚步站穩，找到那惡蹟昭彰，有贓證，有實據，有權勢有地位，不夠上這幾件，犯不上下手。

他入了御史衙門，一年多的工夫，不過是隨聲附和，他寧可落個尸位素餐，決不妄參一人，這一來，有的一班同寅們，就認為顧庸方的性情變了，不像從前剛強了，有的說，顧大人這才叫聰明呢，這麼幹下去，決不會出差錯，更不得罪人，這才是當御史的訣要，那知道顧庸方已經暗中注意到一人，安心從他身上下手，這個人就是現在世襲鎮遠侯，軍機大臣那中堂，他單名一個榮字。

這位那中堂，他因為平定邊陲，功高望重，曾封過定遠大將軍，誰也認為像他掌握那麼大權，立那麼大功，一定能夠坐鎮東邊，成爲一家藩鎮，可是事實上在邊亂平定之

後，竟是把他的兵權解了，作了軍機大臣，這件事朝裏頭一班大臣們，沒有不猜疑的，可是這位那中堂，他的年歲並不大，現在也不過五旬左右，只爲他根基硬，他並且也是列入勳貴一流，跟鐵帽子王結了親，他這種勢力在朝裏朝外，全是炙手可熱，在過去平定邊亂的時候，他有多少不法的事，可是無論你是什麼人，不要說正式的參他，只要口頭上略有非議，就是殺身之禍，頂便宜的是叫你離開宦途，永遠別想作官了，他那種不法的情形，別人也真不敢那麼作，什麼強梁霸道的事，全作得出來，大權在手，掌着生殺的權柄，他手底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。

現在明面上看看他的勢力比較先前弱了，但是事實上，他在朝裏，還是誰也惹不起他，從他手底下放出多少，任一二品的官員，朝裏他也擁有半朝人，這個人他雖然有那麼多的劣蹟，簡直奈何他不得了，解他兵權的情形，很顯然是朝廷對他起了疑心，認爲他有拔扈不臣之心，可是依然沒把他治了罪，他入了軍機，掌了樞要，照樣的有勢力，不過勢力和先前是兩樣就是了。

廉吏結怨權奸

朝中對於這個那中堂，人人側目，可是人人注意着他，漸漸的有人知道了，當初他

從邊疆上調進京來，是有人用祕本參奏他，不過既是這樣，朝廷爲什麼不處治他，這種事外人就難以推測，明着反正全想到，一來他是世襲的侯爵，再說他帶兵多年，舊日的部下很多，並且和鐵帽子王又是親家，所以這種人到了什麼時候，也有人替他從旁維持，顧庸方他認定了這個那中堂不除了，簡直是國家的一個大害，不要說他辦不出別的意思來，就這樣叫他拿着權，官風沒法整頓了，有他擋在頭裏，你動了這個，那個是照樣，並且不是他的門生，就是他的親故，你參那一個，那一個扎手，顧庸方可就拿定了主意，索性就大幹一下子，我非把你這個惡賊官扳倒了，我就是動不了你，也可以警戒警戒你，反正我參了你，是有賊有證，有憑有據，也不能把我顧庸方充了軍。

顧庸方他多年在外作官，眷屬是隨在他身邊，原籍鳳陽，還有一片家產，並且還有些族人，顧庸方並有一個老孀母，也在原籍，他的夫人路氏，就生下這一男一女，也就是顧家俊，和妹妹顧倩娥，他二人是孿生，所以相貌十分相似，他們今年全是十八歲，家俊是哥哥，倩娥是妹妹，他宅中人口是極簡單，這個顧庸方他作官是講究從家裏往外拿錢，他從入官途以來，自己從來沒拿過一個非分的錢，仗着自己家鄉富有，作這種清廉官，有時候，所得的俸銀，就許不夠開銷，不夠應酬的，顧庸方他決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所以最難得的是一個富家公子的出身，趕到作了官，他竟是能夠這麼廉潔自守，他

的夫人和兒女從來不許穿華麗的衣服，總是那麼樸樸素素，所以別人知道他出身的，全認這種人很難得，並且他決不是那種腐儒一流，迂腐固執，可是頗通世故，洞悉人情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，總是踩風問俗，探查當地民情風俗不同之處，對症下藥，所以他無論在那個任上，決沒招出地方的不滿來，不過一班勢利之徒，和有權有勢的勳貴們，就不願意和他親近來往。

塞 外 驚 鴻

他這宅子裏，除去一個跟班的，一個廚房，內宅一名女僕，再有就是轎班，多一個人不肯用，不過他宅中却單有三個吃閑飯的，一個姓雲的，全管他叫雲師父，他可是從關外就跟着顧大人來的，這位雲師父手底下，還有兩個年輕的徒弟，隨在他身邊，這種情形以這位顧大人平日過那種清苦生活，多個人不肯用，並且誰也知道這位顧大人別看了多年官，每年總得從原籍往外帶錢，所以他多一個人不肯用，可是反倒養着三個護院的，他有什麼可護，除了幾箱子書，連值錢的古玩全看不見，別人看着可疑，不過也沒有人來問他們，顧家俊和倩娥也隨着這位雲老師練功夫，這雲老師他自從來到北京城，輕易也看不見他出門，顧大人對於這個雲老師禮貌很週，總是像對待一個朋友似的，那麼客客氣氣的，決不拿僱用的人看待這個雲老師師傅。

這天晚間，已經到了二更過後，顧庸方他在書房內沒回內宅，跟班的劉升，他是始

終伺候着，顧庸方聽到二更已過，告訴劉升，只管去歇息，我少時也就回內宅了，這個當差的回前面門房去睡，顧庸方在書房來回的走着，神情上很有些不安，已經快到三更了，他依然不回內宅，兒子家俊，他是在跨院中跟師父一塊住，此時他竟是走進來，向顧庸方道：「爸爸，夜深了，怎麼還不回內宅歇息，我來收拾書房的燈火，你早早安歇吧。」顧家俊是從這兩天就看出父親是有什麼事，不時的一個人在屋中來回走，一耗就是多半夜，他問師父，師父是不知道，可是一口回絕，不知道大人有什麼事，家俊是惦着父親，所以趕過來催着顧大人回內宅。

顧庸方却向兒子家俊道：「你不用管我，我這在想一件事。」略沉了沉抬頭向家俊道：「你師父睡了麼？」家俊道：「沒有睡，剛練完功夫。」顧庸方道：「你去把師父請來，我有事和他商量，你叫師父自己來，你不用跟來。」顧家俊答應着，趕緊回到跨院，向這位雲老師道：「我父親今夜又不回內宅去歇息了，他是遇到什麼爲難事，一連好幾天的工夫，總是那麼不高興，現在請師父前去，可又不叫我跟了去，我真惦着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師父，我可以在窗外聽一聽麼？」這個雲師父却正色道：「家俊，可決不許你偷聽，你父親這些年的操行，你難道不知道麼？他就沒有一樣愧對於人的事，什麼事不明白，可以直接的去問，偷聽是品行最壞的事，決不許你那麼作，要聽我的話。」

「家俊連連答應着，這位雲師父一直來到書房。」

這位雲師父見了顧大人，也決沒有那種庸俗請安問好之禮，他是很隨便的向顧大人說了聲：「東翁這個時候還不歇息？」他這種稱呼，只有幕府們才能跟他的主官這麼講，像一個當護院的，就沒有這麼不拘禮節的，御史顧庸方點點頭道：「你坐下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」這位雲師父一旁落坐，他沒等顧庸方開口，遂問道：「大人這幾天心緒不寧，可是爲了要向那中堂下手麼？大人這個事可要十分慎重，冒昧不得，論起這個賊官的罪惡，應該把他除掉，可是大人請想，這個人身上若不是牽連太多，不用大人再下手，早應該把他處置了，現在朝中一般勳貴，沒有不跟他有牽連，動不成他，大人自身反倒弄出禍去，那可未免太冤枉了。」

御史顧庸方冷笑一聲道：「難道你叫我就這麼瞪眼看着他橫形，我們作御史的，也得吞聲忍氣，不去管他，我沒有這種忍性，我已經等了一年多，我也就爲是搜查他的劣跡，找他的贓證，現在我已經列舉他十大罪狀，全是有贓有證的事，他不止於貪贓枉法，並且更有勾結東邊的部落，叫他們興兵造反，他好再把兵權抓到手中，那時再叫他兵權撒手，恐怕就不容易了，我從作官以來，就是不計禍福，只求於良心不愧，我若是怕死，當初那件事也就不敢辦了，雲峯！我已經決意的這麼作了，據我想，朝廷何嘗不想

除掉他，只爲他本身功勞太大，一般有勢力的王公大臣，跟他非親卽故，所以輕微的事，絕動不了他，可是我這次參他，任憑什麼人也沒有力量消滅這些罪狀，何況朝廷也不是不注意他，把我調進京來，叫我作了御史，我認爲這就是暗中示意，叫我這麼作，我焉能再自暴自棄，怕死貪生，我決意這麼作，不過這個職官，也真個的得提防一下，手眼通天，他什麼手段全使得出來，我這次這麼幹，上對得起國家，下對得起黎民，誠如你的話，也許打不成虎，自己反送入虎口，我想把家眷打發回原籍，我一個人沒有內顧之憂，我到可以破出命和他們拚一下子了。」

這雲師父聽了顧大人這番話，眉頭緊皺，自己認爲現在這個那中堂，他兵權雖撒手，可是在朝中這點勢力，依然叫人不敢沾惹，朝裏簡直是他的人，那一個不在他手中遞個手本，就休想平安無事，更因爲那中堂回朝之後，已經這麼久，朝廷對他分明有寬恕之意，這一定是有人給他說了好話，如今顧大人這一參他，非招出禍來不可。這個護院的雲師父反覆勸解，認爲那中堂此時他的勢力還是不可侵犯，總要再等一等機會，看一看風色，再行動手，以免把自己反毀了。可是顧庸方他這種性情，十分固執，因爲這一年來，所搜羅的證據，這個那中堂，任憑他有天大的勢力，只要國法還在，他就逃不出法網，顧庸方就不信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只要朝廷肯按着事實去調查，我所

揭發的一切罪狀，全是有實據的，我絕不會落個誣告反坐，除非他用別的手段來對付我，可是就在北京城，他難道敢造反麼？」這個雲師父無論如何勸解顧大人只是不肯聽，遂向顧庸方道：「大人把參他的摺子已經擬出來了麼？這件事可要嚴守祕密，走露一點風聲，可就毀了。」顧庸方從書案上的抽屜內，把底稿拿出來，遞給這位雲師父，雲師父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趕緊又遞給顧大人，跟着說道：「大人所揭發的罪狀，足可以把這賊官置之於法，大人說是把家眷打發回南，我想這麼辦也好。」

這個雲師父剛說到這句，忽然聽得窗外「喇」的響了一下，這個雲師父他立刻一縱身，竄到門口，把風門一推，向外面看時，趕情是顧大人跟班的劉升，他正向台階上走來，口中在招呼着：「雲師父還沒歇息。」這雲師父也沒介意，身形往後一退，劉升走進屋來，顧大人把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你來作什麼？不是告訴你這裏不用你管了麼，一聲不響的溜了進來，你想作什麼？」這個劉升垂手侍立，站在門邊，陪着笑臉說道：「我因爲大人沒有睡，我一個當差的，焉能那麼不懂規矩，所以我過來看看大人。」

顧庸方因爲這個當差的，雖則跟隨自己不過一年多，自己一個老跟班的，因爲家鄉有要緊的事，請長假走了，這是由戶部劉堂官薦來的，他當差很規矩，從來沒犯過錯，此時他的話說得很有理，顧大人也不便責備他，遂向他一揮手道：「這裏沒有事，你去

吧。」這個劉升連聲答應着退去。

他出去後，御史顧庸方向這個雲師父道：「這個劉升行動上怎麼這樣可疑，我們說的話，莫非叫他聽見了麼？」雲師父道：「大人不要疑心，跟隨你當差他一向是規規矩矩的，這也是他侍候大人過分小心，我想這件事大人稍緩兩日，叫家眷預備一下，叫我的徒弟送家眷回南，事情總得防到意外，萬一出了什麼差錯，大人一個人在京就好辦了。」事情已經決定是這麼辦了，天已經不早了，雲師父告辭出來，回轉他所住的跨院內。

顧家俊他仍然沒睡覺，看師父實在是對於父親的事放心不下，雲師父回來後，把這件事告訴了家俊，並且說顧大人的意思，三兩天內要打發他們回南，顧家俊聽到這個話，認為父親這個事是應該辦，不過自己是絕不肯回鳳陽，他願意留在北京，雲師父想了想，也願意把家俊留在這，只把夫人和小姐送回原籍，告訴家俊他必要在顧大人面前替家俊說這件事。

第二日顧大人真個催着夫人收拾打點預備回南，可是那麼遠的途程，不能說走就走，就在第三天早晨出了事，顧大人參那中堂的底稿，不翼而飛，書房上的門鎖着，書案的抽屜也是顧大人自己鎖上的，因為裏面盡是重要文件，所以顧大人是十分謹慎，把雲

師父一找來查看，這個雲師父立刻臉上變了色，他當時略一思索，就知道是壞了，因為他們這件事有極大的牽連，當初撤這個定遠大將軍的兵權，就是這位顧大人辦的。

他當初是在關外吉林省寧安府作知府，也正是定遠大將軍統率着十幾萬八旗勁旅，平定邊亂，拔扈不臣的時候，論起當初他那麼大權勢，一個知府那敢過問，可是定遠大將軍風聲鬧得太厲害了，已經有寧古塔將軍祕奏朝廷，可是他那時的兵權在握，連這位將軍全有些顧忌，那時顧庸方也因為這個定遠大將軍縱兵殃民，把寧安府擾亂得民不聊生，顧庸方他看着這種情形，真是憤恨萬分，一個統兵大員竟是這麼寵信自己屬下的將弁，到處擾亂滋事，等於明搶明奪，這是暗着的，明着的就是征糧征草，就地籌餉，這個大將軍他簡直得把關東三省的地方官不看在眼中。

在有一次知府顧庸方因為幾件要緊的公事，親自到將軍府夜見將軍請示一切，這個寧古塔將軍，在那時候，是很有權，他這裏管着軍留犯，知府就是有公事，也是隨着大撥的官員一同傳見，唯獨這次，單獨的把他落後，一直的等到別的官員全走盡了，將軍才傳見，顧庸方把幾件事稟告完之後，顧庸方雖說是對於這位定遠大將軍惡蹟昭彰，不過他是一個知府，就是他所管轄的地方有什麼麻煩事，他也應該圓轉着處理，不能夠在將軍面前陳訴，在作官的制度上，定遠大將軍是奉命出征，名列專闕，倘若他統率的軍兵

出了重大事，知府可以到大將軍行轅親自去報告，可不准在自己直轄的將軍面前陳訴，這些事，這也就是專制時代官府的一種極大弊病，因為什麼時候全要存着投鼠忌器。

顧庸方雖然一肚子氣憤，他可不敢提隻字，可是將軍等顧庸方稟告完了他自己的公事之後，將軍可是屏退左右，趕到一班親信弁勇退出去之後，將軍盡問些無關重要的事情，顧庸方只好隨問隨答，可是漸漸的說到定遠大將軍那榮本身，問到地方上供應，寧安府所轄各縣，造具的報銷，顧庸方趁着這個時候，絲毫不露痕跡的把這位定遠大將軍他所統轄的一班將弁不法的情形，顧庸方可是決不說他將弁的不法，只為各縣無法供應訴苦，並且還是拿好意的說，各處的地方官在這個時候也難為他們，凡是大兵過境的地方，商民百姓一天不知道出多少事，被打傷的，買賣被拆毀的，被大營裏抓走的，照這樣下去，各縣的庫款全提淨了，將來這筆報銷就是很大的麻煩，顧庸方話說得委婉，可是決不留情。

這位寧古塔將軍，向顧庸方道：「這些事貴府不說，我也有個耳聞了，定遠大將軍所統轄的軍兵，紀律上太不好了，變亂不定，該着我吉林省比遭了兵變還苦，這可真成了俗語說的兵過籬笆破，小民們還有活路麼？貴府有胆量沒有？」顧庸方在這種地方無須表示，自己只說出只要為黎民百姓，解除痛苦的事，無所畏懼。這時這位寧古塔將軍

，却從身邊取出一道祕札，遞給顧庸方叫他看，趕情定遠大將軍這些劣蹟，朝中已經全知道了，這是一位王爺暗地裏給寧古塔將軍這麼一份公事，就因為這位大將軍，不只於縱兵殃民，擾亂地方，並且虛報戰功，冒領糧餉，他還有勾結各部落使邊疆上永無安寧之時，他好越發樹立他的勢力，將來頗有霸據東邊，自立藩鎮的意謀，現在就是要找一個有力人，把他的罪狀和在邊疆上勾結各部落的事情找出證據來，祕奏朝廷，以便處治他。

五 慧眼識英雄

可是這種事情實在是難，風聲只要洩露了，他手中掌握着十幾萬八旗勁旅，真個的造起反來，三省的黎民百姓，難免荼炭之苦，尤其是寧古塔將軍，他就是把他犯法的證據全調查清楚了，他決不敢遞本章參他，因為鐵帽子王是定遠大將軍的親家，不只於朝中有一班人維護他，連內廷裏全有人給他作主，寧古塔將軍真個的參了他，可是人就得罪太多了，這必須找一個和這些勳貴不相干的人，有胆量不怕死，用一道祕密的摺子奏上去，必可以為邊疆上消無窮的後患，可是這種人就很難得了，誰有這種胆量，得罪了定遠大將軍，早晚是滅門之禍，寧古塔大將軍偏偏看中了顧庸方，也因為過去他的官聲

到處傳揚，是一個廉潔強項吏，不趨炎，不附勢，忠心耿耿，所以現在寧古塔將軍，把這件重大的事向顧庸方說出來。

顧庸方慨然應允，自己願意這個知府不作了，要除掉這個悞國殃民的那榮，可是寧古塔將軍，除去把幾件重要的證據交付顧庸方，更告訴他：「你這種提參大將的摺本，任憑多嚴祕，恐怕這個本章，遞不到內廷，就要被人搜尋去，這個定遠大將軍，他實在是懷着異心，不過還沒到時候，他不敢發動，自從到了關外東三省，上至將軍府，下至府縣，只要有牽涉他大營的事，不知他怎麼就會得到信息，這個人是十分厲害，這個摺本只要擬好了，你必須找一個極妥當的人，喬裝改扮，趕奔北京，把這件摺本，祕密的送到御親王府，並且還得不經過他府上的門吏們傳報，我這個話不便向你細說，你自己忖量，作得到作不到？」

顧庸方一聽將軍這個話就明白了，因為這種行爲不能出自將軍之口，顧庸方心說，便算找着了主顧了，這件事自己一定能辦到，因為身邊正有一個極可靠的人，他還是專能辦這種事，趕忙答應：「卑職這件事一定能夠作到，決不辜負將軍爲國爲民的一番苦心，不過卑職的官卑職小，這件事一出手，可明知是禍，往後只求將軍多栽培吧。」寧古塔將軍慨然說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要以我的爵位來担保你的安全，官丟了，算不得

一件事，我決不能叫你真落個殺身之禍，那我成了借刀殺人了，並且你也知道，我跟定遠將軍無怨無仇，殺起來，還有親屬的關係，我實在是爲國家爲黎民才這麼作。」

知府顧庸方，從將軍府回來之後，他立刻就着手辦理這件事，因爲他府衙內，正有一個極可靠的人，也就是本篇開場在甘肅西豐牧場露面的鐵雲峯。他自從跟顧庸方到北京後，從不提他姓名，只稱他爲雲老師，原來這個人是知府顧庸方赴寧安府上任時所結識的一個江湖朋友。

顧庸方在部裏領了文憑路引，趕奔寧安府，走到了張廣才嶺中陽鎮，落店的時候，知府顧庸方他雖則帶着眷屬，可是這種官，任憑到了什麼地方，總是輕車簡從，不叫地方上供應轎馬，尤其是一入了吉林境，總要踩風問俗，多知道些民情，落店之後，趕到晚間，忽然店門那裏有人吵嚷起來，顧庸方的兒子顧家俊也跟隨在身邊，他出去一看，不禁動了惻隱之心，因爲有一個人，來到店門前，已經有些站不住了，一身血，受傷很重，氣喘吁吁，只求店家無論如何給他找一個小房間，據他說是遇到了匪人被劫，被砍了好幾刀，店家要不收留他非死不可了，可是店家說什麼也不叫他進來，認爲帶着這麼重的傷，倘若進了店嚇了氣，無故的弄一場人命官司，沒有這裏的冤大頭，告訴這個人除非是把地方上官人找來，才能收留他。

顧家俊一看這個情形，店家的心真狠，見死不救，他遂趕緊到裏邊把父親招呼出來，叫顧大人作主救這個人，顧庸方到了店門外，向店家要過燈來一照，這個人現在已經坐在店門邊，倚在牆上，不住的喘着，傷是真夠重的，顧大人一想，自己在這種時候，不擔當一些，也太慘忍了，遂向店家說道：「只管把這個人架進去，出了事由我作主，地面上有麻煩由我擔當，你還怕什麼，你這是店房，不是住家，就是他因傷致死，鐵打的店房流水客，有什麼關係。」這種地方雖則是一點不要緊的事，顧庸方父子這一出頭，救了這個人的命。

店家已經知道是上任的官員，他不敢再說什麼了，顧庸方把自己老跟班的趙福也招呼出來，叫伙計幫着忙，把這個人架進了趙福所住的房間內，趙福看着也直咧嘴，這個人一身的血，這是鬧着玩的麼？可是自己主人想救這個人，他那敢多說一字，顧庸方是個飽學之士，三教九流，各種的學術，差不多全涉獵過，略懂得些醫道，趕緊的叫趙福，到街上雜貨店裏買砂糖，更叫店家去煮開水，這是治受傷最急的方法，並且還最靈效，當時把砂糖買來，顧大人親自看着沖了三碗，叫趙福扶伺着給這個人喝，一連就喝下兩碗去，直過了有兩個時辰，這個人才略微緩過氣來。

他看了看眼前這班人，自己也覺出喝了許多砂糖水，精神恢復了不少，這才喘吁吁

問起顧大人的姓名，趙福已經告訴他，顧庸方見他已經能說話，忙問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受這麼重傷？在夜間不好去買藥找醫生，你自己覺着能支持麼？天亮後再想法子救你。你姓什麼？是作什麼的？」這個人忙向顧庸方道：「我姓雲，是販布的客人，這次帶着不少的錢，遇見匪人也是我自己找死，只爲年輕時練過一二年的武，我犯了捨命不捨財的毛病，拚着命的和匪徒掙扎，錢也全被搶去了，我被他們砍了好幾刀，若不是老先生你這麼幫忙向店家說情，我這時也許就完了？這位老管家你摸摸我身上裏邊兜囊內，大約還有一包藥，你把我極重的傷口先敷上，這位老大人只管放心，我死不了。」

趙福果然從他身邊找出一包藥末子來，把背上最重的一處刀傷，敷上藥紮裹好，這樣正忙了半夜，顧大人父子才歇息，可是第二天，這個人這麼重的傷，那容易就好，顧庸方要給他去找醫生，可是他竟攔阻着，自己要來紙筆，開了一個藥方子，但是開過之後，很慚愧的向顧大人說道：「還得求恩公救人救到底，破費些，我身邊是分文沒有了，有這劑藥，我的傷就可以好了。」顧大人那把這種小事，放在心上，好言安慰，更囑咐趙福和家俊，要好好照顧他，他受了傷，更把錢全丟了，心腸一窄，就容易出危險，更叫家俊告訴他，我們正因爲有事，得在這裏耽擱幾天，並且告訴這個客人，不用着急，買貨的本錢已經丟了，傷好了之後，不去作買賣混一份差事，也能夠有棲身之地，其

實顧庸方有什麼事？完全爲他就攔了四五天。

這個姓雲的對於這種情形全知道了，他好生不安，屢次的要走，可是顧庸方看出他的傷勢，至少得休養十天半月之後，才能勉強行動，血流得太多了，傷口也沒有那麼快，就能收口，所以竟把他帶到寧安府，一路上這爺兩個對他極關心照應着，這個姓雲的，他到了寧安府，反不像先前那麼客氣了，一直在衙門裏整整的住了一個多月，傷才算好了，也能夠行走了。

可是日子一多，顧庸方跟家俊，全看出這個人決不是作買賣的，他絲毫沒有商人的習氣，像是極有經驗，極有閱歷的人，說起閑話來，飽經世故，洞悉人情，顧大人對他注了意，這天閑着沒事時，把他叫到書房，自己告訴他，想在府衙給他補一份差事，但是得說真情實話，究竟是作什麼的。這個姓雲的，才吐露真情實話。

他原來名叫鐵雲峯，自己自幼學就一身武功本領，在關東一帶混跡風塵中，作些個行俠仗義，濟困扶危的事，只爲得罪的仇人太多了，在張廣才嶺，和自己幾個極厲害的對頭遇到一處，被他們包圍，整整的拚鬥了兩個多時辰，終於因爲人單勢孤，雖是當場除掉了幾個極厲害的匪類，個人受了重傷，徼倖逃得活命，蒙顧大人慷慨相救，實在是再造之恩，大人如肯相信，情願在顧大人身旁，當一份小差事，只要有用着他之處，赴

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

這一來，顧庸方和家俊全十分高興，寧安府這個地面極不容易處理，地方上時時的出事，自己到任，身邊一個得力人沒有，現在得到這麼一個草野豪俠人物，他願意留在自己身邊，就是求之不得的，並且兒子家俊也是最愛弄刀舞劍，不過自己是詩書門第，不近於這個，現在收留下這麼個有本領的人，也正好叫家俊跟隨他鍛練，個人就是一兒一女，叫家俊鍛練個結實身軀，也是好事，鐵雲峯遂在寧安府府衙住下來。顧庸方也不給他掛名當差，完全以朋友看待他，並且日子一多，查看這個人的性情，果然品行端正，言語豪爽，顧庸方越發喜愛他，連女兒倩娥也全拜在他身邊，作了徒弟，所以這次寧古塔將軍向顧庸方示意，提參祕摺必須有得力的人送到京師，顧庸方自己面前現成的有這麼個人，所以慨然答應，回衙門之後，當天晚間，就把這件事說與了鐵雲峯，告訴他：「已經得到寧古塔將軍的指示，要爲國家和黎民百姓除這個大害，事情必須作得嚴密，把這個參奏的摺本，祕密送到北京城，交到裕親王手中，倘若走露風聲，不止於我這個知府落個殺身之禍，內中還牽連着一般人，並且這個定遠大將軍也就許擁兵造反，把東三省弄成一片血腥，你能夠幫我這個忙麼？」

鐵雲峯點點頭道：「大人對於我有再造之恩，慢說這點事，就是赴湯蹈火，萬死不

辭，不過大人要思索一下，這件事可得有十分把握，此次我帶着這祕密的摺本，按大人所說的情形去辦，必須暗入裕王府，這種行爲可是犯法的事，北京城是王法森嚴之地，大人是朝廷派出來的官吏，我是大人的私人，我自身所行所爲，雖則是本着人情天理去作，可也爲國法所不容，如今我以這種手段，入裕王府面遞祕摺，倘若裕親王一翻臉，不承認這回事，連大人全有犯法的罪名，大人把這件事也想到了麼？」

知府顧庸方聽到鐵雲峯這番話，點點頭道：「我也想到這種情形，我堂堂一個寧安府的知府，這種舉動是違法的，現在我不能顧忌這些了，以我出名來提參定遠大將軍，就是拿着自己的腦袋來辦這件事，論我的身份地位，我沒有權參他，可是我已經破出死的去作，並且寧古塔將軍這裏，也是得到裕親王的授意，才這麼辦的，這種情形是很顯然，朝中的事，你是不明白，裕親王他安心對付這個定遠大將軍，必然是出自皇上的意思，現在宮裏頭的事，也是許多人爭權奪勢，各樹私黨，這個定遠大將軍，他這麼橫行不法，也正因爲他有極大的力量，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件事，只是本着良心去作，不計禍福，可是暗中照樣的有人幫助我們，你只管放胆去辦。」

鐵雲峯他遂帶着這個祕密的摺本，趕奔北京城，夜入裕王府，把這個摺本呈到裕親王面前，鐵雲峯也是提心吊胆，這件事情一有變化，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裕親王當時嚴

厲的囑咐，叫鐵雲峯要立時離開北京城，此後對於這件，不許再提一字，只要敢向外宣揚，可提防着你和顧知府的腦袋，鐵雲峯把這件摺本交到之後，自己趕緊的回轉寧安府，可是事情是風平浪靜，一點舉動沒有，因為這件事明知道是一場大禍，等了好多天，顧庸方到寧古塔將軍那裏求見，可是將軍這些天說是正有病，所有的官員一概不見，這一來連顧庸方全猜不出是什麼意思了。

整過了半個多月的工夫，事情真是出乎意外，對於這個定遠大將軍不止於沒查辦，朝廷那裏反到派來一位大員，帶着朝廷的旨意，對於這定遠大將軍賞了許多珍品，對於他統轄的軍兵，也有極大的賞犒，這一來真要把顧庸方氣死，怎麼朝廷反作出這種反常的事來。

顧庸方跟鐵雲峯說起這件事，十分痛恨，可是鐵雲峯却向顧庸方道：「大人可以沉住了氣，朝廷這種情形或許是另有用意，大人別忘了，他手中擁有十幾萬大兵，朝廷恐怕是再釀成三藩之亂，大人再等一等，必有結果。」果然又隔了半個月的工夫，朝廷竟是又下了一道旨意，以定遠大將軍勘亂邊陲，功在社稷，朝廷特旨召見，另有封賞，所有他統轄的軍兵，仍然駐守原地。這一來定遠大將軍他不能不進京了，並且他也絕沒起疑心，朝廷裏絕沒有派人代替他的職務，由他手下親信的將弁，代理他的軍權，尤其是

附近所有寧古塔將軍的兵馬，並沒有移動的情形，所以定遠大將軍放了心，帶着一隊人馬，耀武揚威的得勝回朝。

趕到進京之後，他算上了當，寧古塔將軍，盛京將軍，他們早奉到密旨，兵馬早預備好了，定遠大將軍一離開吉林省，這兩省的兵馬全是暗中調動，把他的隊伍完全包圍，可也不動，他們暗中監視起來，這個定遠大將軍回京之後，朝廷裏對他並沒有真個的查辦，在明面上依然是因爲他勞苦功高，不叫他再到邊疆上去，留京任用，給了他很高的地位，入了軍機，作了軍機大臣，不過算把他整個的軍權解除，事情已經全辦完了，他的軍兵也全慢慢地調動開。

寧古塔將軍傳見知府顧庸方，這次將軍的面色上十分不快，向顧庸方道：「你看見這種情形了，當初下手時若不是那麼十分慎重，恐怕連現在的情形全作不到，這個奸臣他有這大的勢力，把他調進京去，朝廷裏依然不敢動他，這還是我們有這位裕親王暗中作主，現在的情形你看，連皇上想處置他全有牽掣了，不過慢慢地等待，早晚會要收拾他的。」顧庸方到此時他也不敢不信勢力的可怕，好在顧庸方這個參奏的摺本，就始終沒有透露出來，再過了兩三月的工夫，顧庸方由寧安府調京任用。

雖則他作了都察院的都御史，這就是明升暗降，在當時他這麼調京任用，太不近情

理了，顧庸方他個人從作官以來，就沒有升官發財的心，現在叫他作了這麼個御史，他覺着對於自己本身和個人的性情很適宜，家眷也隨在任上，鐵雲峯他也跟隨了來，其實鐵雲峯隨着顧庸方，於他本身沒有一點益處，顧庸方是一個很方正的清官，他雖則作着多少任的官，依然是兩袖清風，還得從家中拿出錢來，生活是十分簡樸，鐵雲峯不肯離開，他自己也是另有用意，他因為受顧庸方父子相救之恩，自己就算是沒報答他，並且認定了顧大人將來還有是非，參定遠大將軍總算是由他出名發動，現在定遠大將軍又入了軍機，顧大人偏偏入了都察院，這件事將來也是不了之局，一旦真個發覺起來，恐怕現在這個那中堂未必善罷甘休，他在朝中這麼大的勢力，少用些手段，像大人這種身份，雖則作着官，也是無權無勢，早晚是有性命之憂，自己為得受他父子恩深義重，在這種情況下越發的不敢離開了，所以可在他這裏落個吃閑飯，絕不肯說走。

六 夜偵將軍府

顧家俊跟妹妹倩娥，兩個人跟着鐵雲峯練武，進步是很快，尤其是這位師父相處的日久，感情是一天比一天加厚，他們也絕捨不得再叫師父走了，來到北京城差不多一年的光景，鐵雲峯始終就沒離開這裏，他的兩個徒弟，一個叫崔和，一個叫沈勇，到北

京來找鐵雲峯，是請師父回關外有事，平時問顧庸方不斷的從言語中流露出來，自己作了這個御史，絕不肯這麼庸庸碌碌幹下去，定要轟轟烈烈的幹一下，他的話風中無形又是對於這個軍機大臣那中堂了，這一來，鐵雲峯越發不敢離開顧庸方這裏。

這個那中堂現在雖則把軍機解去，可是他仗着有硬靠山，他什麼違法的事全作，他尤其比別人厲害的，就是他聲息靈通，朝中的一般王公大臣，一舉一動，不知怎的早早地得到信息，先發制人的發動起來，很有幾個人才想對付他，沒等下手，反毀在他手內，最奇怪的是宮裏頭無論什麼事，他的信息也比別人快，一切事他全能事先預防，所以他這個軍機大臣，穩若泰山。

顧庸方口風中一露出他仍然要替朝廷除這個惡賊官，鐵雲峯認爲顧大人非弄出禍來不可，他自己不肯走，更把兩個徒弟崔和，沈勇也留下，鐵雲峯從關外到北京，他始終是把自己的真姓隱去，只說是姓雲，全管他叫雲老師，果然這次顧庸方竟是發動，還沒正式下手，這個冤家對頭竟會這麼快的把擬出來的底稿盜走，這件事連鐵雲峯全驚疑萬分，自己知道這個那中堂手底下必有極厲害的人物，這件底稿盜走，書房裏查不出一點痕跡來，門鎖着，放公事的抽屜也鎖着，這個人的手段如何，也就可想而知，鐵雲峯當時聽到顧庸方大人說出底稿遺失，鐵雲峯絕不叫顧庸方再找，並且囑咐顧大人千萬不要

再提這件事。

第一風聲洩露出去的可疑，這種事顧大人是十分謹慎，不用說外人面前不能透露一字，就連自己的兒子全不叫他們知道，這種事怎麼會洩露出去？再說盜走這件底稿的手段太過於厲害了，自己是此道中人，對於這種事張眼一看，就明白，不過現在的鐵雲峯可沒有當着顧大人的面前說出，他却向顧大人道：「大人也不用我囑咐，現在要十分謹慎，你還作爲沒有這件事，照着平時一樣，到時候去上衙門，沒有什麼要緊的公事，趕緊的回來，這兩天無論什麼地方，最好是不應酬，大人要聽我這個話，口頭上還要表示出來，身體這兩天不大舒服。」顧庸方他也知道禍已臨頭，個人把心一橫，照舊的去上衙門，鐵雲峯趕緊的打發徒弟崔和沈勇暗中跟綴，叫他二人務必保護着顧大人，現在不能不防備有意外的情形了。

顧庸方上衙門之後，從前他那個跟班的趙福已然回了原籍，現在是劉升跟隨，他們走後，廚師傳到廚房去作飯，鐵雲峯趁這時把顧家俊顧倩娥兄妹二人，全招呼出來，一同到書房，倩娥可也知道父親因爲要提參軍機大臣那中堂，打發母親和哥哥一同回原籍，兄妹二人正爲這件事担心，私下商量全不願意走，他們兩人可是還不知道夜間已經出了事。

此時師父鐵雲峯把他二人叫到書房，鐵雲峯向這兄妹二人說道：「你們兄妹兩人，全是很明白的少年，現在的事情已經是大禍臨頭，不可輕視。」鐵雲峯跟着告訴顧大人所預備的奏摺底稿不翼而飛。家俊和倩娥一聽，全是大驚失色，本來父親這件事，只要弄不好，就有一場大禍，那中堂的勢力是盡人皆知，想不到事情發作得這麼快，這麼離奇，家俊向鐵雲峯道：「師父，這可怎麼辦？父親重要的文件收藏得很嚴祕，怎會丟失？」鐵雲峯道：「事情我告訴你們，把氣沉下去，禍事已經發作，只怕會子沒有用，我們得想法子好好應付，這件事連我也萬沒想到，那中堂勢力是不可輕視，那知他手底下竟還有這種能人，所以事情越發危險，不過另有可疑的地方，我們固然不能謬賴好人，可是不能不防了，大人預備對付那中堂，倒是早存這種心意，可是他何嘗不知道那中堂的勢力，滿朝中王公大臣，那一個也沒有他行爲奸詐，手段圓滑，大人從來不提一字，從前晚才和我商量這件事，可是洩露得竟會這麼快，除非是那中堂早已注意到大人身上，我們宅中時時有人暗中監視，不過這種情形我決不相信，我鐵雲峯就會一點沒有覺查。除去這樣，那麼只有從宅中的人洩露出去，可是洩露的又是什麼人，我們宅中的人並不雜亂，那個廚役是愚蠢無知，這件事只有跟班的劉升有最大的嫌疑，尤其是前晚，我跟大人談話時，大人早已吩咐不叫他再進來，他竟悄悄的來到書房這裏，當時連我全沒甚

介意，因為他跟隨大人已經一年多，很規矩，現在想起來，恐怕這個人有些靠不住了，不過即或這個劉升已被那中堂收買，他不過是一個勢利小人之流，我們知道了他，就容易對付他，可是這件奏摺底稿，丟失的情形，你們兄妹二人跟我也練了二三年的功夫，這些事情也懂得了，書房的門跟放文件的抽屜，照樣的鎖着，這不足為奇，只是這個人進來的情形，很叫人驚心了，你們看看，他出入的情形，是怎樣一個人物。」

鐵雲峯說到這，走到屋門口，貼近風門前，往起輕輕一聳身，竄起來，右臂跨住一扇格扇的上端，身軀懸在門頭上，輕輕的把上面一尺多高的一個橫窗拉開，這是一個天熱的時候，下面是全有紗窗，靠着房簷下這一排橫上亮子，尺寸極小，只有一尺多高，可是每一扇全有四尺長，鐵雲峯往起掀了一下，跟着把他掩好，飄身而下，向家俊倩娥道：「你們看，這就是盜文件的人出入之路，這個人的輕身術，功夫到了什麼火候，不難推測了，大人一告訴我這件事，我已經早看出來，橫窗上的紙，一些沒動，只有木縫子糊着的地方，全用極薄的刀刀子劃開，不是十分注意決不易發覺，再那書房中裏外的鎖，他竟這麼容易弄開，這種手段完全是綠林中飛賊一流人物，那中堂身邊，竟會有這種人，此人懷着什麼心術，越發令人可懼了，所以這一年來，所看到他的情形，無論什麼事，他能早早得到信息，連宮禁中的一切事，他也能早早得到信息，先事預防，這個

人居心險惡，他不只於是貪贓枉法一流，他的野心太大了，現在大人安心想對付他，把這件證據落在他手中，他焉能不下毒手，所以大人已經到了最危險的地步了。」

家俊跟倩娥一聽鐵雲峯這番話，全吓得驚惶失色，倩娥更是含着淚，往鐵雲峯面前一跪，悲聲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無論如何得想法子救我父親，不趕緊設法，明着暗着，父親非毀在他手中不可。」鐵雲峯憤然作色，向倩娥道：「你起來，用不着這樣，我鐵雲峯在關外若不是你父親和你哥哥慷慨相救，我也許早死在關東，現在他遇到這種事，姓鐵的要盡我所有的力量，跟這奸賊週旋一下，不只於要救你父親逃出魔手，我若不把這個萬惡的奸賊弄倒了，我決不放手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有甚麼厲害的手段來對付大人？現在不要帶一點聲色，可是要時時戒備，今晚我要入那中堂府一查究竟，那個劉升回來之後，你們要時時注意他，尤其到夜間要監視他的行動，他只要有可疑的行爲落在我們眼中，那只好先把 he 收拾了，這些事你兄妹二人，千萬別在大人面前提起，你們放心，倘有危險也就在你們爺三個身上，現在還算好，我自從來到北京城，藏鋒斂銳，就讓我們自己家中，已經養着奸人，可是他也看不出我出身來歷，對於眼前的事是尙能挽救。」

鐵雲峯囑咐他兄妹二人，在大人回來後，不必再提一字，到時候應該怎樣作，我自會向你們打招呼。

趕到中午時，顧庸方已經在御史衙門回來，安然無事，崔和沈勇弟兄二人也跟回來，向師父報告，路上並沒有什麼可疑的情形，不過鐵雲峯知道事情發動已在眼前，中午後，鐵雲峯對於那跟班的劉升已經十分注意，叫顧大人拿出錢來叫他去買一些零用的東西，他出去後，鐵雲峯可悄悄的叫沈勇暗中跟綴，趁這時鐵雲峯向顧大人說道：「大人這兩天除去上衙門之外，任什麼地方不必去了。」可是顧庸方對於這件事是憤怒異常，他可犯了讀書人的性情，越是這樣，這件事他越要作了，自己是決意打發夫人和兒女離開北京城，顧大人的意思，叫他們第二天就起身走，自己要辦好了這個奏摺，任憑他有多大勢力也要碰一下。

鐵雲峯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，不便盡是勸解，總得事情擺到眼前，顧大人才肯甘心，遂向顧庸方道：「大人決意這麼作，是很應該，不能因為他有這種陰謀暗算的手段就怕了他，可是大人收藏這麼嚴祕的東西，竟會被人盜走，是否就落在那中堂的手中，請大人容我三天的工夫，我必然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，到那時任憑大人對付他，我決不再多管了。」顧庸方算是答應了鐵雲峯的請求，趕到那個劉升上街回來，沈勇雖則暗中跟綴，一點什麼可疑的情形也看不出，他也沒往別處去，弄得事情是似是而非。

到了晚間，鐵雲峯囑咐徒弟崔和沈勇，一時不許疎忽，保護住宅，叫家俊和倩娥保

護着他父親，更吩咐劉升，街門關閉之後，無論有什麼事，不向內宅請示後，不准出入，鐵雲峯耗到了二更之後，自己悄悄的從跨院中翻上屋頂，撥開住宅，一直的趕奔那中堂府。

他這片府第是在西什庫附近，他已經封過定遠大將軍，更是世襲侯爵，尤其是他作了軍機大臣後，現在朝中只有他的聲勢煊赫，連各王府全比不上他，平時他的府門前總是車馬盈門，朝中的官員，沒有一個和他沒有來往的，全是巴結他的勢力，就是外省的官員，進京朝見，也全來拜望他，總得在他面前送一份厚禮，所以他府第一帶不只是白天那麼車水馬龍，往往深夜間三更後，他府門前還要排着不少的轎馬。鐵雲峯來到他府第附近，此時已經是二更過後，可是他府門前依然是燈火輝煌，自己悄悄從他大牆翻進來，鐵雲峯此時可是十分謹慎，已經知道那中堂身邊養着江湖綠林中能手了，一連翻過四五道大院落，查看着形勢，和院中出入的人。

一直的到了西花廳這裏，果然深夜間這個那中堂尚在會客，鐵雲峯雖則跟隨顧庸方也是作官的人家，但是始終還沒看見過這麼大的排場，此時這個西花廳前，廊子下全點着明角燈，花廳前更站着四名差役，並且院中不斷的出入着，鐵雲峯只好伏身在屋頂，無法貼近花廳，耗了有一個更次，已經交了三更三點，花廳這撥客人才走，差弁們喊着

送客，可是出來的官員，在房簷下台階前全是很恭敬的向那中堂告別，那中堂也不往外送，這幾位官員一直的被差人們引出這座大院落，跟着有兩名差人提着燈籠伺候着，那中堂已經換了便服，被燈光引領着從西花廳前穿着後面的走廊轉過去。

鐵雲峯可實有些失望，他倘若是回內宅歇息，自己要破這半夜的工夫，查明他府中所容留的綠林人物，也好有個打算，鐵雲峯暗中跟綴，這個那中堂一直的穿過兩道院落，往東去繞過大客廳，却奔了東邊一座跨院，這種房屋非常講究，靠東邊這道院子，是四面走廊，五間前出廊後出廈的正房，三間東房，靠北面是只有廊子沒有房屋，靠這西面，就是一座月洞門，也是一片走廊，通着上房那邊，這兩個差人引領着那中堂走進上房屋內，差人退回來，內中一個却向東面廂房招呼了一聲，一個年輕的跟班，用托盤托着盞碗茶，送進上房，這兩名差人提着燈籠退出這東跨院。

鐵雲峯伏身在廊子頂上，趁着東廂房的差人進了上房，院中清靜，鐵雲峯一飄身落到走廊前，縱身竄到廂房門口，風門虛掩着，從門縫往裏張望一下，屋中沒有人了，鐵雲峯趕緊縱身上房廊子下，往起一聳身，抓住了廊子底下的橫槍，身軀往上一翻，雙足鉤住了橫槍，上半身往前一探，一個夜叉探海式，輕輕抓住了上面的橫窗，此時那個送茶的差人已經退出來，屋中人已說着話，似乎還不只一兩個人，鐵雲峯容這個差人

走進東廂房，輕輕的把上面橫窗點破一個小孔，往裏看時，只見屋中陳設富麗，燈火輝煌，屋中佈置的情形像一個文案處，除去那才從花廳過來的那中堂，尙有三個人，一個年紀在六旬左右，唇上留着黑鬚，長衫便服，手裏托着水烟袋，另外兩個全是四十多歲，看出全是文人，這一定是他手下辦稿案的師爺們了，此時那個年歲大的，滿臉陪着笑，向那中堂道：「劉道台那張莊票已經送到帳房，還有于撫台送來那一份現禮，已經叫他們送進內宅，中堂太辛苦了，時候不早，該歇息。」

那中堂也正托着一支瑤瑯的水烟袋，吸了一口，放在桌上，站起來，背着手，臉上却帶着冷笑說道：「我還不覺累，那件底稿，你們全看過了，我覺得真可笑，從古至今，就沒聽出蜻蜓能把石柱撞倒了的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京裏我是呆膩了，我倒是想走，可是也不能叫他把我趕走了，子仁，我昨天告訴你的那封信，務必的趕快發出去，我這個性情，你們是深知，那一件事，我想作，必要把他作到了，要弄到我力盡筋疲，那才算認頭。」說到這，忽然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子仁，依着我很爽快的，把他處治了，可是你們一再攔阻，我也不願意多纏這些事，這件事三天之內，要有個結果，我交給你辦了，可不要在我面前盡是拖延，我從來不許這樣。」說到這，竟又向那一個年歲略輕的說了聲：「我去歇息了。」這三個人全是垂手侍立，諾諾連聲的答應着，跟着那個年

輕的師爺走到門邊招呼了聲：「金祿，伺候中堂回內宅。」廂房裏那個差人答應了聲：「是。」他從廂房裏出來，向月洞門那裏招呼了聲：「伺候。」立刻兩個提燈籠的差人從外面走進走廊，那中堂從屋中走出來，兩個差人引領着從月洞門出去。

他剛走出去，那個有年歲的師爺推着風門招呼道：「金祿，趕快把金師父祝師父招呼來，有要緊事。」那個差人答應着，也跟着從月洞門走出去，此時這三個師爺，全退回裏邊一張書案旁，那個年歲大的皺着眉頭，向面前兩人說道：「你們看中堂的情形，這件事多叫人爲難，無論如何也得壓住口風，他竟是性子這麼急，刻不容緩，你說我們全蒙他過分的提拔，真不給他把這件事辦好，也顯得我們太不能盡力了，無論如何不能在京裏動手，並且也得提防着，萬一這個主兒若是一力追究，倘若有個風聲洩露，不影響大事麼！」他說這話時，却伸出了三個指頭，鐵雲峯對於京中一班勳貴知道的全不清楚，不知他指着什麼人說的，自己猜測，他們大約還是暗指裕親王。這時外面一陣輕輕脚步響，那個差人領進兩個人來，到了這裏，這個差人先進去回覆一聲，跟着把這兩個人帶進屋中，那位有年歲的師爺，立刻向差人一擺手，叫他退去。

鐵雲峯仔細注意進來的兩個人，靠左邊站着這個年紀在四旬左右，生得細眉鼠目，一臉奸滑之氣，也是長衫快靴，打扮得倒是規規矩矩，靠右邊一個年紀在三旬左右，黑

紫的一張臉面，還帶着一臉糟痞潑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豹子眼，鐵雲峯一看到這人的相貌，心說好怪，這個什麼出奇的事全有了，堂堂世襲侯爺，封過大將軍，現在的軍機大臣，府中竟收容着橫行東邊拉大幫的匪首，自己認識他，這個人叫活閻王金兆慶，當初他在關東一帶，手底下聚集着四五百匪人，這是極厲害的一個悍匪，自己幾次對付他，全被他逃脫，東三省他全走遍了，手底下有好幾條人命，到處裏嚴拿他，想不到這個人竟會到了那中堂的手下，那一個却不認識，面生，始終沒見過，從那種相貌上看來，是一個很好滑的綠林人物。

七 鐵雲峯城南追秘札

這兩個人向這三位師爺，全是請安行禮，這三位師爺已然在裏面落坐，跟着叫這兩個人靠窗前坐下，那個有年歲師爺向這二人說道：「現在把你們二位找來，還是昨天那件事，中堂是很怒，依着他，可要叫你們立時下手，不過我是一再阻攔，總還是依我的主意，中堂不願意，也只好由我招待，照着我說的去辦，比較着可以壓住外面的口風，不過事情不容遲緩下去，三天內必須叫他出京才好，這些事，只好由你們二位斟酌辦理，中堂的事，你們大致也知道些，好好的給他効力，將來全有極大的希望，你們將來全

可以弄個官作，不比現在好麼？祝師父，你看能辦得到辦不到，這可不是含糊答應的事。」

那個鷄眉鼠目的站起來說道：「師爺只管放心，三天的工夫足成了，他還想多活幾天，他也只有趕緊走，我就不信他不惜命，事情只管回覆中堂，一切照辦，決不會誤事。」那位師爺道：「這樣我在中堂面前也顯着好看，這件事關係着太重，何況還有中堂回京的那件事，現在也看出來，跟這個人很有些牽連，不趕緊下手，真叫你再弄出別的舉動來，雖則把中堂怎樣不了，面子上也難堪，就這樣吧，這件事交給你們二位，完全担承，我聽你們的信。」這兩個人站起來告辭，那位師爺跟着向這二人說道：「你們趕緊把那位姜師父招呼來，這裏有事。」這兩個人答應着退出屋去。

鐵雲峯聽到他們這番話，他們雖則含糊其辭，是早定的計劃，此時決沒明着指出對付何人，可是很顯然是顧大人本身的事了，他們是想逼迫顧大人出京，這是他們憑勢力把他這個御史先弄掉，可是顧大人操行廉潔，沒有一點把柄落在別人手中，他拿什麼罪名把他這個官弄掉呢？此時他們還招呼另一個人來，我索性看看還有什麼事，好在這些人分明全住在府中，不難找到他們。自己纔在橫槍這靜靜等待，工夫不大，從月洞門那裏走進一人，到了門邊輕輕咳嗽一聲，屋中人已經說了聲：「你進來。」風門一開，這

個人走進裏面，此人生得短小精悍，兩眼的神光十足，鐵雲峯也不認得，這個人進來之後，却向師爺們行了禮，仍然是那位有年歲的師爺，向他吩咐道：「姜師父，這又該你辛苦一趟了。」

這個姓姜的立時答道：「師爺有什麼事只管吩咐，提不到辛苦二字，我姜順受中堂厚待，我應該多效些力，才顯得我姜順有人心，師爺可是爲京裏這件事嗎？」那位師爺忙說道：「不是，這裏的事全交給他們去辦，現在有一封信，中堂叫你送到寧古塔北，葉赫族部落，這封信要你入葉子城面交葉赫族盟主，要他的回信，這封書信你可要謹慎小心，不到了葉子城，這封信不能叫任何人看到，關係着我們中堂後半生的事業，也正關係着我們這一般人，將來無窮的富貴，沿途上可不要耽擱誤事，一路上的用度，足夠你用的，可不准你在地方上招擾，免得事情敗露，不止於害了中堂，也毀了你自己，姜順！中堂對你十分倚重，你也應該知道這種事，若不是中堂信任的人，也不敢托付他，你不要辜負了中堂把你另眼看待之情。」

姜順忙答道：「師爺只管放心，這件事我絕不敢輕視，除非是我姜順被人留在中途，只要我有一口氣在，我必要把這封信送到葉子城，師爺放心好了。」這個師爺點點頭道：「你只要明白事情的輕重，就好了，中堂已經吩咐過，事情已經十分緊急，不能再

就攔下去，叫你立時起身，連夜趕下去，賬房裏已經給你預備好充足的路費，你自己計算一下，倘若認爲不夠，可以多領些。」說着話，這個師爺把書案旁一個櫥門開了，從裏面的抽屜內，取出了一個包，外面是一層油布，裏面另有黃綢子包裹，打開來裏面是封好了一封書信，師爺叫這個姜順看了看，姜順把他仍然包好，藏在了衣服的貼身處，師爺告訴他因爲此行須十分嚴密，所以不能騎府中的馬走，你到了城外時，自己買一匹好馬，連夜趕下去，以免誤事。這個姜順連連答應着，他立刻告辭退出屋中，向那個月洞門外走去。

鐵雲峯伏身在房簷下廊子裏面的橫檣上，聽到屋中所說的這些話，自己是十分驚心，現在的事情可是兩難了，他們分明對顧大人依然要使用手段，自己所看到的，更是一般飛賊巨盜，這般人全是很扎手的綠林人物，雖然從他們口氣中聽到他們絕不肯在北京的城內，消滅了顧大人，但是這種話不能十分深信，萬一他們動上手，顧大人遭了毒手，死在他們手中，就算是白送了命，自己應該趕緊回去，可是眼前所聽到的，這個那中堂他打發這個姜順，到葉赫族下書，以過去所聽到的風言風語，那中堂他懷着極大的野心，和邊疆上各部落互相勾結，爲得是造成他個人的聲勢，並且方才個人也聽到那中堂說過，北京城這個地方他呆膩了，他分明又起了萬惡的念頭，要造成一場大變亂，他好

把兵權重新檢起，他好重回東邊，趁勢擁兵造反，這個奸賊，他只顧爲了自身，作關東王的妄念，置多少萬黎民茶炭於不顧，這個人我不能叫他走開，這封信我也必須得到手中，也就是爲顧大人報仇雪恨極有力的證據，好在宅中有家俊，倩娥，崔和，沈勇保護着顧大人，這裏終歸是天子脚下，他們任憑怎樣橫行不法，多少也得有些顧忌，我還是跟隨他。鐵雲峯拿定主義，一飄身從橫槍上退下來，輕輕一縱，到了廊子外，翻上屋頂，向前略一張望，只見那個姜順，從這東跨院月洞門前往南走去。

鐵雲峯輕身提氣，在房上暗中跟綴，只見他過了這段極長的夾道，他向西轉過另一道院落，鐵雲峯在屋頂上查看，這裏正是大廳的東邊，另一道院落，裏面只有一排東房，也全帶廊子，現在雖則已經三更過後，靠當中的三間屋門窗上燈光很亮，這個姜順他拉門走進屋中，鐵雲峯趕緊地飄身落在下面，貼近東屋前，只聽得裏面有一個人說道：「姜師父你才來，我們這裏專候着姜師父，你若等天亮再來，我們是白熬一夜，這裏給你預備好了，因爲現銀恐怕你帶着不方便，給你打了十張莊票，從北京城到山海關，沿途全可以隨便使用，姜師父，你這次才算是一趟肥差事吧，回來時得好好地請我們吃一頓。」

那個姜順笑了一聲道：「我要是作了外喪鬼，可就算欠了來世債，那時我再請你吃

酒，你不敢去了吧？」先前說話那人他怪叫着道：「姜師父，出這麼遠門，你也不圖個吉利，怎麼說起這樣喪氣話來，姜師父，我祝你一路平安吧。」那個姜順說道：「李三爺，我們練武的人，從來不介意這些事，說話真要那麼靈驗，我說我趕明兒作大將軍，真要是如了願，還要封你作軍師呢！拿來吧，咱們回頭見。」

鐵雲峯知道他這就要出來，自己趕緊退出廊子外，一聳身竄上簷頭，往下一伏身，這個姜順已經走出屋來，他從東房前往北退回去，到了大客廳的後面，進了一道院落，他一直的走進迎面的北房，鐵雲峯知道他這是取隨身所應用的東西，沒有多大耽擱，自己伏身在簷頭等待，果然這個姜順從裏面出來，背後多了一個包裹，斜插着一刀口，一身短打扮，他出了屋門後，口中却自言自語的說着，「哥兒幾個全走了，連個看屋子的全沒有，這到好，失了火沒人救。」鐵雲峯連聽見這個姜順是個極下流的江湖，滿嘴裏匪言匪語，鐵雲峯往後一撤身，翻到後坡，身形隱去。這個姜順很快的騰身穿上屋頂，他往房上一落，鐵雲峯知道這個人，也有一身極好的功夫，這個姜順在上面略一張望，立刻竄房越脊縱躍如飛，他一直地撲奔東南角。

此時府門已經關閉，他從大牆翻出來，完全是從一處處的民房上走，鐵雲峯不敢離得太近了，恐怕他覺查，跟綴他一直的撲奔正南，鐵雲峯也想到無論如何也得綴着他出

了城，找清靜的地方動手，所以緊緘不捨，這個姜順他是一直的撲奔正陽門，鐵雲峯也隨着他翻出了城，這個姜順此時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，走得非常快，鐵雲峯此時也不懂他走的怎樣一條路了，這個姜順出了外城，這裏是十分的荒涼了，因為現在正是天熱的時候，這一帶到處全是莊稼地，和菜園子，鐵雲峯抬頭看了看天空，時候不早了，大約總有四更過後，身形往前竄，從一片莊稼中反竄到姜順的頭裏，鐵雲峯往一條土道上一縱身，厲聲喝叱道：「站住，你是幹什麼的？深夜中越城到這種地方，怎麼來的趁早給我怎麼回去。」

這個姜順突然見迎面有人阻住去路，他在一驚之下，身形向後倒縱，一伸手就把翹尖刀撤下來，厲聲喝叱道：「什麼人，敢阻擋姜老爺的去路，你是什麼東西，敢攔路劫人，瞎了狗眼。」鐵雲峯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種東西行動鬼祟，我既然敢在這裏攔截你，就有地方交代你，你得說你從什麼地方來，往那裏去？」這個姜順此時可有些誤會了，他頗疑心是順天府和大宛兩縣辦案的官人，自己出城時形跡上落在他們眼中，所以跟綴下來，立刻把翹尖刀反往左手一換，倒提着刀，他仔細的往對面辨認這個人的相貌，雖有星月之光，可是外城南邊一帶，除了莊稼地，就是大片的樹林子，兩下裏又相隔着丈餘遠，辨不清面貌，他可只看出這個人沒穿着官衣，遂微微一笑道：「朋友，可是大

城裏跟下來的麼？請你爽快些，先說出你身份來歷，我自有交代，你是那個衙門口的朋友，你可不要誤會，我在下決不是綠林道的朋友，不過，雖是一家人，所吃的飯不同，你是在官應役，我是將軍府護防當差，交個朋友吧，現在我因為有緊要的事，不能等到天亮，所以越城而出，實告訴你，我是定遠大將軍府下來的，你還不讓讓路麼！」

鐵雲峯哼了一聲道：「相好的，用不着用大帽子壓人，相好的，今夜你算遇上死軸子，不管你是將軍府是王府，你得拿出點證據來給我看，不然的話，只好屈尊你回城，二句話沒有。」這個姜順立刻帶怒說道：「你這個傢伙這麼不識相，你倒是那個衙門口的，你可不要後悔，你這份差事當的出了奇，地面上又沒有出了什麼事，我就是私自越城，也礙不着你什麼事，你一定要阻擋姜老爺的去路，這可怨不得我不懂得交情了。」

鐵雲峯道：「你不用花言巧語，我看准了你是個臭賊，你非得叫老爺動手不可麼？」

「這個姜順他拿不出憑據來，他身上帶的東西決不能叫人看，現在闖了禍，也得先離開這裏，這個姜順他是吃黑錢的出身，當初也是久走關東一帶，可是不大著名，尤其是他對於東邊一帶各部落全熟，他被那個姓祝的引進那榮府中，現在這個軍機大臣他軍中養着一班飛賊巨盜，利用這一班高來高去的江湖人物，來替他偵查一切事，這種東西們在江湖道上就是窮凶極惡之徒，如今有了這個硬靠山，他們還有什麼事不敢作。」

這個姜順，口中說了聲：「你這小子是找死了。」他把翹尖刀一順，腳底下一點地，騰身而起，飛縱過來，遞刀向鐵雲峯胸前猛戮，他知道擋住自己的，既是公門中辦案拿賊的捕快一流，手底下必然全有兩下子，所以他安心先下手爲強，這一刀就想把鐵雲峯擰在這，他好趕緊上路，鐵雲峯是安心戲弄他，早提防到他必下手對付自己，這個姜順的刀到，鐵雲峯往左一擡肩頭，身形橫着縱出去，往道邊子上一落，口中在罵着：「好臭賊，你還敢行凶，小子你認了命吧。」姜順一刀扎空，他跟着一帶身，二次撲過來，掄翹尖刀照着鐵雲峯搜頭蓋頂就刺，這種地方他要是安心逃竄，鐵雲峯雖則不肯讓他逃出手去，結果如何，實難逆料，這個姜順是飛賊出身，腳底下賊滑輕快，可是他安心把這個人擰在這，他算走不脫了，二次刀砍過來，鐵雲峯一個鷓子翻身，嗖的又斜縱出去，自己想收拾他，也就防備到這個地方太荒涼，樹林子多，大坡地多，自己一亮傢伙，就不能叫他再撤身逃避，所以鐵雲峯仍然是往外一縱身，向西南竄出去，避開眼前這片莊稼地，這個姜順口中喊着：「小子，你想逃，你見了姜老爺，就算掛了號，你向那裏走？」翹尖刀二次砍空，一翻身，跟蹤撲到，追的是真疾，兜着鐵雲峯的脊背，又猛扎過來。

鐵雲峯仍然往前一縱，口中在喊着：「臭賊，你不用賣狂，老子從來對付一班臭賊

全要先讓他三刀，賊子，叫你看老子這把傢伙。」鐵雲峯身形往外一縱，探手腰間，把龍頭鳳尾鞭的活扣摘下來，這個姜順是一連三次遞了空招，他也把自己辦的什麼事忘了，眼前的人雖則沒還手，腳底下這麼快，並且始終沒有第二個人現身，他依然被一片狂妄心蒙蔽住了，口中喊着：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身形飛縱，往這邊一落時，鐵雲峯腳底下往外一滑，撲嚕嚕這條龍頭鳳尾鞭塌着地面往外一甩，口中喊了聲：「接傢伙。」悠悠的一下，帶着風聲，一個潛龍昇天式，這條鞭反翻回來，從上往下，泰山壓頂式，照着這個姜順的頂樑上砸下來。

這個姜順突然一驚，他趕忙身形往左一搵，掌中的翹尖刀，趁勢由左往右一翻，照着鐵雲峯的鞭上往外一展，他往下砍這條鞭，此時他可看出來，這是一條奇形的兵刃，平常公門中辦案的人，就沒見過會使這種傢伙的，他趕忙抽招換式，往回一撤翹尖刀，身形由左往後一個盤旋，可是鐵雲峯傢伙一亮出來，再不容他還手了，口中喊聲：「臭賊，你還想那走？」鞭隨身轉，由左向右一個盤旋，玉帶圍腰，鞭身照着姜順攔腰捲過來，這個姜順他趕忙身形往地上一撲，鐵雲峯的鞭捲空，這個姜順手底下倒是夠快，他揉身往前一縱，一抖右腕子，翹尖刀反向鐵雲峯的右肋下扎來。

鐵雲峯鞭已經掄過去，右腳趁勢向左一滑，左手把鳳尾鞭的中盤抓住，右腳向左

前一上步，黃龍倒轉身，用左手甩鞭頭，噹的一聲，整震在他翹尖刀上，把翹尖刀蕩開，左臂一搥，鳳尾鞭的鞭頭，唼唼的隨着甩起，照着姜順的面門上砸到，這個姜順刀被蕩出去，趕忙身形向左一搥，隨着刀的式子，向左竄出去，鐵雲峯的鞭頭砸空，左把一鬆，右手握鞭尾向後一甩，身形往前縱，鞭也隨着抖出去，一個烏龍出洞式，追着姜順身軀，鞭頭遞到，照着他脊背上點去。

八 御史宅羣醜逞凶

這個姜順身形往下一落，他猛然一翻身，腕子上用足了力，掄翹尖刀，翻身猛砍，可是鐵雲峯一個抽撤連環式，一坐腕子，鞭頭已經帶回來，右腳向自己的左腿後一滑，一個倒翻身，鞭隨身轉，反向姜順的右膀上打過來，這姜順一刀劈下去，他撒身再縱已經來不及，只好用翹尖刀猛往外一展，想把鳳尾鞭蕩開，可是這條鞭，唼唼的順着他刀身一捲，把翹尖刀纏住，鐵雲峯跟着右臂猛往起一抖，一個單手托天式，右腕子斜往自己身右側這猛一提，這個姜順還想把翹尖刀奪出去，可是他身形被帶得向前一搥，鐵雲峯左腳飛起，砰的一下，正踹在他右肋上，哎呀一聲，身軀滾出去，刀也撒了手，鐵雲峯此時知道事已發作，自己現在不能再顧忌什麼闖禍了，只有消滅一個去一個勁敵，把

他的翹尖刀甩出去，這個姜順還想往起掙扎，鐵雲峯往前一上步，這條鳳尾鞭，吧啦一下，已經砸在這個姜順身上，一聲怪叫，這個東西就算被昇官發財送了命。

好在這種地方荒曠無人，鐵雲峯趕緊的把龍頭鳳尾鞭往腰間一圍，俯身查看，這個姜順這一鞭已經把他肋骨全砸折了，趕忙的搜索他全身，從胸前貼身的衣服內，把那中堂那封祕密信得到手中，鐵雲峯更把他肋下跨的百寶囊看了一下，果然這個東西是飛賊出身，他裏邊帶的東西，完全是作賊所用的千里火，暗器，百合鎖，鐵雲峯對於他身邊所有的東西，全不動，只把他火摺子從竹管中拔出來，攪着了，把這個油布小包打開，裏面的信取出來，看了看，果然是送給葉赫族的盟主親收，鐵雲峯把火摺子攏起，把這封信仍然包好，自己可決沒敢拆開看，因為知道這封信關係太重，尤其是顧大人此時尚不知吉凶如何，個人這裏已經撿下一條人命，得趕緊趕回城去，因為那中堂府中所收容的這班飛賊巨盜，不是容易對付的。

自己趕緊把這個姜順的尸身提了起來，拿定了主意，這個尸身，無論如何想不叫他發現，相隔一箭多地遠，正有一道小河，鐵雲峯把他尸身放在河邊，在附近更找到一個小一些的石礎子，拔下來，也搬到河邊，把他包裹內的衣服全撕開，連人帶石礎子擲在一處，把他沉入河底，把河邊上血跡連着土全掃在河中，這樣附近一帶雖還有些可疑的

跡象，不過那中堂那裏，他萬想不到這個姜順，就死在北京城附近，自己收拾完，趕緊的往回下翻，疾走如飛，仍然順着城牆角揉升上來，翻進外城，再撲奔正陽門的西邊，入了內城，這一來，天色可不早了，眼看着東方朦朧發曉。

鐵雲峯從屋面上縱躍如飛，直撲自己住宅，遠遠的竟看到那一帶烟氣騰騰，鐵雲峯不由咬牙切齒，認爲大致顧大人性命難保了，幸而到了宅子附近，天還沒大亮，可是附近的街道上竟有官人把守，鐵雲峯趕忙的繞奔到宅子後，翻進後牆，這才看出住宅雖是起火，並沒完全燒毀，只有後面三間正房，燒去了一半，他已經到了後牆內，自己放了心，剛從後面小房旁邊轉過來，這時已經是朦朧發曉，從小夾道那邊飛縱過一人，向這邊喝喊着：「什麼人？」鐵雲峯趕忙低聲招呼道：「不要喊，是我。」從夾道過來的，正是徒弟沈勇，提着刀撲過來，也在低聲招呼道：「師父，你可回來了，真把人恨死，可惜師父沒在宅中，我們照顧不過來，被這羣萬惡的東西，鬧了個地覆天翻，一個人也沒追趕到，全被他們逃走了。」

鐵雲峯趕忙問道：「大人怎麼樣？」沈勇忙答道：「大人尙還安全，家俊師弟，被瓦片砸傷了左肩頭，傷不重。」鐵雲峯道：「只要能夠保全住人，就是萬幸，我看衙門的附近還有官人。」沈勇道：「有什麼用，不過是看到宅中起火，他們帶着汛上的人來

救火，可是他們到了，所來的匪人，已經退去，好在火已救滅，大人因為心亂，不叫他們在宅裏守護，所以他們才退去。」鐵雲峯一邊問着話，跟沈勇緊往前面走過來，到了書房門口，只見家俊跟倩娥，一個提着亮銀鞭，一個提着一口劍，在門旁把守。

鐵雲峯到了近前，向這兄妹二人道：「大人在屋中麼？」家俊和倩娥，全是眼含着淚，招呼了聲：「師父。」鐵雲峯道：「你們看天已經亮了，沒有事了，進來。」此時崔和也從前面提着刀走進來，鐵雲峯道：「你們把兵刃撂下吧，該着歇息的去歇息。」這時屋中已在招呼：「雲師父，你回來了。」鐵雲峯跟家俊倩娥全走進屋來，顧大人也在這裏，屋裏靠外邊堆着兩隻箱子，一堆包裹和行李，顧大人面色慘白，鐵雲峯向顧庸方道：「大人受驚了。」顧庸方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是我這些年作官落的結果，不過叫人好笑，這種舉動，這是我顧庸方的命，無奈我不嘔氣不算完，我倒要看看北京城天子脚下，會鬧出什麼樣來，這真是奇聞奇事，我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，想把我顧庸方怎樣了結，你怎麼這時才回來，到那裏去了？」

鐵雲峯搖了搖頭道：「大人，一切事放達觀些，好在大人不用我們勸解，我有些放肆，我有些累了，咱們坐下慢慢談。」夫人坐在那裏，只是流淚，顧庸方落坐之後，鐵雲峯看到家俊倩娥臉上全不成樣子了，全是愁眉不展，鐵雲峯先看了看家俊肩頭的傷痕，

好在不用，已經敷上藥，包紮上，這時天大亮了，屋中才可以看清一切，趕情書房裏，也被人毀了，顧大人辦事的那個公事案，和旁邊一個櫥，全是放文件的，完全被燒毀，此時還有許多燒殘的紙張，散在地上，鐵雲峯這才問宅中出事的情形，顧家俊把夜間經過說與了師父。

鐵雲峯以為從中堂府探查完畢，立刻回來，或許宅中不會出事，其實他在那中堂府所聽到的情形，就讓他當時不去跟綴那個姜順，他趕回來也來不及了，這班惡黨們是早定的計劃，同時下手，那中堂府所看到的人，不過是兩個人，可是鐵雲峯那又知道，他那府中，一共養着九個人，全是江湖道上多年的積匪巨盜，他走後，崔和，沈勇，家俊，倩娥，他們是決不敢疎忽大意，照着鐵雲峯囑咐的保護顧大人，巡查宅院，到了三更過後，全沒睡，崔和沈勇，這是鐵雲峯最得意的徒弟，隨着鐵雲峯在關外，很闖了些年，兩個人分開，圍着宅子四週屋頂上，不斷的巡查着，對於那跟班的劉升，也是注意着他，可是劉升雖則有極大的嫌疑，無奈一點毛病看不出來，他早早的遵着主人的囑咐，跟那個廚師傅在門房睡下，崔和沈勇，師兄弟二人是倒着班出來，這個回來，那個出去，兩個人是定規好了，這一夜房上頭不斷人，總可以保護住了，無奈這種打算完全錯了。房子不多，也是兩道院，連前面的門房，就算三個院落，崔和正從後面轉過來，從

書房的屋頂上奔前面的二道門，往門房那邊張望一下，街上的梆鑼已經交過三更，他剛順着西邊房頂上轉過來，突然牆頭那邊叭噠的響了一下，崔和趕緊伏身往那邊查看時，任什麼看不到，這才聳身往西牆這邊撲過來，竄到牆頭上，住宅子外面看一下，黑沉沉，靜悄悄，附近鄰居的屋頂上，也是一點動靜沒有，趕到剛一轉身，崔和覺得腦後一股子勁風，他趕緊的順着牆頭往下一俯身，叭的一下，一塊磚頭正從自己頭頂上掠過去，這一下要被打上，腦袋全得碎了，崔和可沒敢出聲，一咬牙，揣身反撲，向門道頂子這邊竄過來。

可是真怪，看不出有一點跡象，附近也找不到隱身的地方，不過這塊磚頭聲太大了，他跟師弟就往西牆下一排廂房內，這磚頭沒砸着他，落在院中，沈勇也提着刀出來，他騰身竄上屋頂，已經看到師兄在門道那邊張望，他趕忙縱身過來，低聲招呼：「師兄，什麼聲音？」崔和翻身竄回來，向沈勇道：「你從西牆這邊往北，我從門道這邊，轉着東牆往後搜尋一下，我險些被一塊磚頭砸死，到後面向師弟師妹招呼，叫他們留神。」這兩人向後面分頭搜索過來。

這個崔和剛轉到東牆頭，突然從東牆外，對面鄰居的屋頂上，飛過兩片瓦來，叭叭的全打在牆頭上，崔和在這種情形下，他焉能夠畏縮不前，從牆頭上一聳身，已經翻上

鄰居的屋頂，這次却看到一條黑影晃了一下，一直的反往南向前街那邊如飛逃去，崔和覺得這種情形太可氣了，他提着刀，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向鄰街的一片房頭猛撲過來，眼前已經看到靜悄悄一條東西的長街，跟對面的房子隔着三四丈，決沒有人逃向對面，可是追到這裏，蹤跡渺然，崔和心說不好，我別被他們容心誘我離宅，他們在那裏再動上手，自己趕緊反身撲回來，可是沈勇已經從後面轉過來，也繞奔東牆這邊。

他剛到了門道附近，因為看不到師兄，他提着刀張望之下，轉過身去，忽然發現書房的窗房上，一陣陣閃起光亮，此時崔和也正退回來，沈勇趕忙低聲招呼：「師兄，你快來，書房怎麼有火亮子。」沈勇可是頭一個竄下來，越過二道門，他一看書房門窗上情形，可就急了，一縱身到了門前，書房的格扇，仍然上着鎖，可是裏面已然起了火。

沈勇一脚把門踹開，撲進屋中，只見書案櫥櫃，已經在燃燒着，仗着火還沒撲上頂棚，這要是晚到一步，可就毀了，崔和此時也跟蹤趕進來，唯獨現在遇到這種事，但分得已，還不願意聲張，這裏仗着有顧大人歇息的一個床鋪，上面有被褥，這哥兩個趕緊的用被褥壓到書案跟櫥櫃上，把櫥櫃也踹倒，書案已經燒得半散了，把火苗子一壓下去，不致於把房全引着了，崔和向沈勇道：「現在可不能顧事情的嚴秘了，把劉升跟廚師趕緊叫起來，叫他們用水把火完全撲滅，我們快到後面看看大人，這分明已經有人在對

付我們了。」

這師兄弟剛竄出書房門口，可是前面門房裏的張元，劉升，也全被方才那一聲暴響驚醒，他兩人一同出來查看，沈勇匆遽的向他兩人招呼了聲：「你們趕快把書房裏面的火潑滅了，你們可不要再出來，自己找死。」此時崔和已經騰身向後竄去，因為已經看到後面上房也在冒起濃煙，並且更聽到顧家俊在暴喊着：「好萬惡的東西，你們敢放火，我看你們那裏走！」

崔和此時騰身縱起，竄上書房旁邊，通後院小門的門頭上，眼中看到果然是上房的西間，一片濃煙已經竄上簷頭，顧家俊正提着一條亮銀鞭，他從上房竄出來，撲奔東廂房，他已經竄上廂房的屋頂，可是這一下子真險，他才往房頭上一落，竟從東邊的房後坡打過兩片瓦，顧家俊低頭閃避，可是他躲奔頭頂的一片瓦，那一片「叭」的一下，打在顧家俊的肩頭上，他脚才踩到房簷邊，身形一棍，險些倒栽下來，幸而崔和恰好看到家俊是撲奔東廂房，他也往東廂房這邊竄過來，趕緊地伸左手，撲的一把，把家俊的衣服抓住，往前用力的一帶，崔和的手中刀，更趁勢舞動，提防暗算，可是跟着又是兩片瓦打過來，「嘩啦」一聲，全被崔和的刀磕出去。

顧家俊往前一上步，口中招呼：「師兄，匪黨們可是從上房內逃出來，追他們。」

沈勇此時也從後面趕到，上房西間窗上也見了火光，崔和趕忙招呼：「家俊，你趕快下去，保護大人和夫人要緊！房上的事情不用你管。」顧家俊也知道火一着起來，危險太大，他不敢耽擱，一翻身退下簷頭，此時倩娥可也架着母親從上房裏出來。

顧庸方看到這種情形，十分憤怒，現在已經判明絕不是盜匪搶掠，顧庸方站在堂屋蹀着脚，恨聲說道：「好萬惡的東西們，敢這麼對付我，顧庸方這條命不要了，只要叫我活在世上，我就有法子找到主使的惡賊。」倩娥把母親拉出屋中，扭着頭招呼道：「父親！你還是到書房暫避，母親，趕快跟女兒走。」

顧庸方到這種時候，實有些痛不欲生，無奈他是個文人，遇到這種事是束手無策，可是他話才落聲，西屋的濃煙，已經從裏邊竄出來，連堂房裏也是煙霧迷漫，外面靠西邊已經對面看不到人，這時忽然靠西邊那一扇格扇，「嘩啦」的一聲暴響，被一塊磚全砸散了，這塊磚飛進來，正奔顧庸方，幸而他轉身奔東間，要取自己一點重要的東西，「砰」的一下，這塊磚砸在東面板牆子上，顧庸方也驚得變顏變色，家俊此時已經從東房退下來，竄進上房，抓住了顧庸方的胳膊，硬把顧庸方拉出屋來，把手中的亮銀鞭舞動，保護了身軀，投奔前面書房內，崔和沈勇師兄弟兩人，一齊的撲向東廂房，這次崔和却不肯再上當，他往後坡那邊略一張望，不肯再往東追了，忙向沈勇招呼了聲：「師

弟，我們不能離開宅子，退！」

沈勇也知道事情已經發作，現在只有能夠把大人保護住，任憑房屋被火全燒了，也不能再管了，他往回一擋身，瞥見上房的西山牆頭，有一條黑影正往前邊縱身，並且隨着他身形往前縱，連續地好幾片瓦打出去，正是追着家俊和顧大人打去，仗着家俊一條亮銀鞭，已在提防着，瓦片「嘩啦嘩啦」的暴響着，碎瓦紛飛，聲勢驚人，沈勇一咬牙，他却一聲不響，安心把這個匪徒留在這，他斜着反往正房的後坡竄過來，從一片濃煙中，越過西邊的屋頂。

塞 外 驚 鴻

這個匪徒他似乎也不願意把身形現露，幾片瓦打出去，沒傷着那爺兒兩個，他身形往西廂房南頭縱過去，沈勇猛往前一聳身，掌中刀掄起，照着這個匪徒的後腦上猛劈下來，沈勇這一刀是出其不意的進攻，這個匪徒他居然覺察出刀上帶的風聲，身軀猛向左一閃，半轉身，他手中一口鬼頭刀，反照着沈勇的刀身上猛砍下來，噲的一聲，激起一溜火星子，沈勇這一刀，饒沒砍着他，險些自己的刀被震出手，沈勇口中喊聲：「好賊！」左脚向後一撤，右臂隨着向左一帶，一個黃龍轉身，翻身猛砍，這口刀斜着帶背向匪徒劈下來，這個匪徒，一聲狂笑，鬼頭刀橫着往起一翻，照着沈勇的刀上崩去，「噲」的又是一聲響，沈勇的刀幾乎出手，右臂全有些發麻了。

黑森林 還珠樓主著

已出六冊 一—五每冊基價四元
六冊基價四元五角

烽火忠魂 鄭證因著

一—四冊(全) 每冊基價四元五角

白雲窩 翟潛息著

已出兩冊 一冊基價四元
二冊基價四元五角

劍門俠女 鄭證因著

上下二冊(全) 基價九元

塞 外 驚 鴻 第 一 集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

著 者 鄭 因 證

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

上海新大沽路506弄96號

經 售 處
育才書局
文立書局
正氣書局
勵力出版社
廣藝書局
匯文書局
元昌印書館

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